

# 英雄

英國金司萊佐  
王永棠譯

424/19



圖書館



北平凡文書店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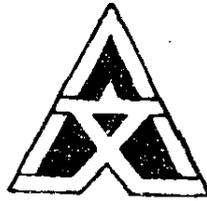
王 夢 先生 作 封面

# 雄 英

著 萊 斯 金  
譯 棠 永 王



3 0617 4838 4



198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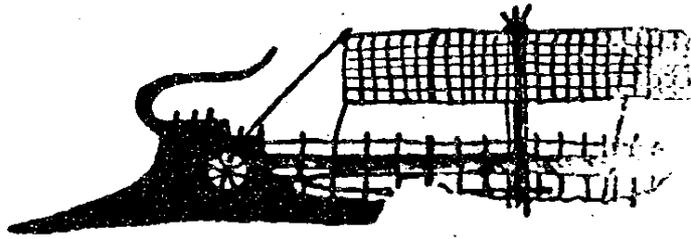
萊斯金者著書本



## 目錄

- 第一章： 人馬在皮里翁山上訓練眾英雄
- 第二章： 傑森在安諾斯河裏失掉了一隻草鞋
- 第三章： 他們在愛魯庫斯建造阿戈船
- 第四章： 阿戈船一幫人向庫爾齊航行
- 第五章： 阿戈船一幫人被迫入不知名的海
- 第六章： 英雄們結果如何呢

英  
雄



871.3  
087  
(117)/3

## 第一章：人馬在皮里翁山上訓練眾英雄

——還沒有講故事以前——

我已經給你們講過一個和野獸野人戰鬥的英雄。在下面幾章我要告訴許多英雄航行到很遠的地方，冒着險去取得金羊毛，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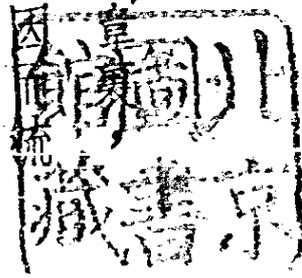
芳千古的故事了。

那些英雄究竟向什麼地方航行呢？孩子們，這個我說不大清楚。這是許久許久以前的事情，久遠得如同你們去年做過的夢一樣，現在却迷迷糊糊不清楚了。再者，他們爲什麼要去呢？這個我也不能說明。有些人說他們是想發財去。或許是如此吧！然而世間一切高尚的事業並不是爲了財不財才幹的呢。耶穌降世犧牲了自己，同使徒們遊行各處去宣講福音，並不是爲了黃金。斯巴達人們在薩摩皮里地方去

英雄

一

A 213627



打仗，効命疆場的當兒，一點也不會想到什麼金錢的報酬。又像賢人蘇格拉底，也並不是貪圖國人的報答。他一生窮苦得很，整天兒赤着脚，他所念念不忘的只是勸人爲善罷了。就是現代，也有許多的英雄，創建了無數高尚的事業。他們也不是爲了金錢。我們的探險家，一個隨着一個向荒涼結冰的海洋裏航行的時候，也並不是打算要發財。

就連去年到東方病院裏去服役的婦女們，弄得他們自己貧乏不堪，然而她們却完成了好多的高尚事業。孩子們哪，你們所認識的不少青年，亦是如此。他們中間有的和你們是同族，當他們爲了他們的國家，他



希 曆 賢 人 蘇 拉 底

們的女王，而拋棄了富饒，舒適，快樂的家庭，和金錢所能供給的一切，而去到戰場，甘心和饑，渴，傷，亡相周旋的時候，他們也曾自問過『我將賺得多少金錢』這樣的話麼？一定不會的，在世界上另外有一件比金錢更好的事情，比生命本身更好的事情，這就是：在你們未死以前，要幹些事業。那麼，便有許多良善的人來崇拜你們，並且上帝，也將望着你們的工作微笑了。

因此我們一定相信那些古代的曾計劃實行過一番大事業的阿戈船上的人，也都是上面所談的那麼高尚的脚色；並且我們更相信他們赫赫的聲名至今不朽，被編入故事裏，歌曲裏，無疑的又被攙雜在想像裏寓言裏，但在精神方面都是真實而且公正的。（我們怎能不相信呢？）所以我們應該尊敬那些駕駛阿戈船的人們：並且我們應該依了自己的立場，努力去效法他們。因為無論是誰，都要去尋找一根金羊毛

之類的東西，可是必得渡過一個洶湧可怕的海才能覓到，並且要把惡龍打勝了以後，才能得到呢。

——金羊毛的來歷——

然則最初他們所要尋求的那根金羊毛，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我却不知道，也不會理會過。據古代希臘人說，牠是懸在庫爾齊（我們現在叫做塞爾開相海岸）的地方，牢釘在戰神的森林裏的一棵樺樹上面。並且說牠就是馱費克西斯海里兄妹倆渡過愛琴海的那根不可思議的牡羊毛。原來費克西斯海里兩人都是雲女仙和敏妞安國王阿薩馬斯的孩子。那國裏有次遭了荒年，虐待他倆的後娘伊弄想乘機殺死他倆，那麼她親生的孩子就可繼承王位了。所以她主張要想諸神息怒，非把兩個孩子供在祭壇上作了犧牲不可。那兩個可憐的孩子，便被帶到祭壇來，牧師把刀也已經豫備好了。正在這個當兒，從雲端裏降下一隻

金色的牡羊，把兄妹倆馱在背上，就不見了。於是那昏王阿薩馬斯瘋了，就虐待起伊弄和她所生的兒女。有一次，阿薩馬斯在暴怒之下竟親手把他的一個孩子殺了。因此伊弄把其餘的孩子抱在臂下，偷偷地逃走了，從一個小崖上投了海。從此之後她就變成一條海豚魚（和你們所見過的海豚魚一樣），那魚永遠在浮沉的海波裏歎着氣，並且懷裏還抱着她的一個小兒子。

百姓因為阿薩馬斯殘殺他親生的兒女，便把他趕走了。他很悲苦地到處流浪，後來到了呆魯飛的神諭所。神諭告訴他說：因為他自己的罪惡，必須顛沛流離，等到野獸請他吃飯的時候，才可不這樣。所以此後仍然受了許多饑餓和苦難。最後他遇見了一羣狼。那些狼正在撕裂一隻羊，看見阿薩馬斯走來都跑開了，却給他留下了那隻羊。阿薩馬斯就吃了牠，他才明白神諭果然應驗了，所以他也不再流浪，

便住在一個地方，建立一座城，又做起國王來了。

再敘那牡羊馱了兩個孩子，遠遠地飛過了無數的山川，才到了斯瑞相半島。可是在這地方海里墮下海去了。所以那些狹窄的海峽便叫做『海里斯旁特』，一直到現在還沿用這個名字。

不久這牡羊帶了費克西斯，又一氣兒飛向東北去，經過了我們現在叫做黑海（古代希臘人叫做愛琴海）。人們都說牠最後停留在塞爾開相岸的庫爾齊高山上。費克西斯就和那地方的國王阿夷台斯的女兒加魯修帕結了婚，并把那隻羊作了贖禮。阿夷台斯就將這牡羊的金毛釘在戰神阿利斯的森林裏一棵樺樹上面。

——費克西斯的靈魂不得安息——

後來，費克西斯死了，也被埋葬了，但是他的靈魂總不得安息。

因為他葬埋的地方，離開他的故鄉——可愛的希臘的山陵太遙遠了。

他的靈魂入了敏紐安地方諸英雄的夢裏，很淒楚地在他們的床前哭訴着：『來，來把我的靈魂解救了吧！讓我仍舊回到我的祖先那裏，我的骨肉那裏去吧！』

他們就問：『我們怎樣才能解救你的靈魂呢？』

『你們必須過海到庫爾齊山上，把金羊毛帶回來。那麼我的靈魂也跟着牠一同回來了。我也就可以和我的父老一同睡覺，永遠得到安息了。』

靈魂時常這樣顯現在英雄們的夢裡，并且喊叫着他們的名字。但是當他們醒來，都對着臉瞧着，說道：『有誰敢航行到庫爾齊山，去把金羊毛帶回來呢？』可是全國裏竟沒有一個人敢出來擔起這件工作來。

——凶狠的皮里亞斯趕走他的阿哥——

且說費克西斯有個從弟叫做愛森，他原是靠近海邊的愛魯庫斯城的國王。和他的叔父阿薩馬斯統給包爾亞一樣，他也管轄着無數敏奴安的英雄，同樣的也是一個不快活的國王，因為他也有個繼母生的兄弟皮里亞斯。關於皮里亞斯的誕生，又有種種神祕悽慘的傳說，有人更說他是女妖的兒子。他小時候被拋在荒山裏面，有一匹野馬走過去踢他。那時有一個牧羊的孩子發現了他，見他滿臉都被野馬踢傷了，成了一個小黑鬼。所以給他起名叫做皮里亞斯，就把他帶回家去撫養。他長成後異常的凶悍，作了許多驚天動地的事情。後來他竟把阿哥·愛森驅逐出國，接着又趕走了他的親兄弟尼里斯王，奪了他的土地。於是便在類海的愛魯庫斯，統轄起那些敏奴安地方的英雄來。

愛森被趕掉之後，手攬着他的小兒子，悲哀地離開了這城。他自已想着說：「這孩子是個嗣君，我現在必須把他藏到深山裏去，否則

皮里亞斯一定要殺害他的。」

所以他越海跋山，穿過了葡萄林和橄欖林，又經過了安諾斯大急流，直向古遠的皮里翁山而來，這山的峭壁因着窮年的積雪，變成白山了。

他走上了這座深山，爬過沼澤，攀緣岩壁。最後那小孩疲乏得吃不住了，脚上也磨出了泡。愛森只得把他抱在臂上，走到一個險峻的山崖下的荒寂的山洞口方住了脚步。

這崖壁上懸着雪圈，在日光下發出融水的滴瀝聲。然而這山洞周圍的山脚下，却長着許多美麗的花草，而且像花園兒似的，那些花草都是一叢一叢很有秩序地排列着。愛森和他的孩子，在這日光的照耀裏，在這巖石間瀑布的水花下面，漸漸地快活起來。這時候有一陣音樂，并一個男子和着豎琴而歌的聲音，從洞裏傳出。

愛森把孩子放下，低聲的和他說：

『不要害怕，儘管向裏邊去。你無論碰到誰，就把你兩手放在他的膝上說：「藉人神之祖的宙斯神的名義，從今天起，我要做您的門客了。」』

——愛森的孩子進了人馬的洞——

於是這孩子毫不抖擻地，走進山洞去，因他原來是英雄的子孫呵。可是當他進了洞，再仔細一聽那奇怪的音樂，莫明其妙的停住了脚步。

他望見那唱歌的人正仰臥在熊皮和香樹的樹枝上：這人叫齊爾昂，是古代人馬族的神物，是無所不通無所不曉的大聰明人。他從腰部以上，像普通人形，但由腰部以下，却是一匹駿馬。銀白色的頭髮披在那瀾大的兩肩上，雪似的鬍鬚一直卷垂到褐色的胸膛。眼睛又聰慧

英雄

十一



神馬人的打挨

又柔和。前額高高地簡直像一堵崖壁。

他手裏握着一個豎琴，拿一個金的撥子，一邊彈奏，一邊唱歌。直至他兩眼閃射，全洞都充盈了輝煌才止。

他唱的是關於「時」的誕生以及蒼穹和跳舞的星星之歌，還有關於海洋的，以太的，火的，和創世等等的歌。此外還唱關於山裏的秘寶，蘊藏在鑛裏的鑽石，火山和金屬的鑛脈，和藥草的功效，飛鳥的說話，寓言和一切事事物物的歌。

接着他又唱那健康，氣力，勇敢，和雄心的歌，又唱那音樂，狩獵，角力，和英雄所喜好的各種競技的歌。又唱那旅途，戰爭，圍攻，和光榮的戰死的歌。更唱那和平與富饒，和國內一律平等的歌。當他奏唱的時候，那孩子只顧睜大了眼睛傾聽，反把他自己的來意志記了。

畢竟這老齊爾昂沈靜下來。他柔和地呼喚那孩子。

孩子顫顫地跑到他面前，剛想把他的兩手放在老齊爾昂的膝上的時候，齊爾昂微微地一笑，說道：「把你的父親愛森也叫到這兒來吧。你們的來意和所遭遇的一切，我都曉得了。在那遠遠的山谷裏，甚至你倆還沒有離開城之先，我已經清楚地看着你們了。」

不久，愛森愁容滿面地走了進來。齊爾昂問他道：

「依奧拉斯的子孫愛森呵，剛才你自己爲什麼不來見我呢？」

愛森回答道：

「我以爲如果叫孩子獨自進來，齊爾昂一定肯憐憫他。而且我還想測驗這孩子的膽量如何，能不能像一個英雄子孫一樣地敢於冒險。但是現在我藉造物主宙斯大神的名義請求你，將這孩子收下，叫他加入眾英雄的後裔當中，一起受你的訓練，直至他長成，能爲他父親的

英  
雄

十四



造 物 主 宙 斯 大 神

一家報仇雪恨的時候吧！」

齊爾昂聽了，微微一笑，將那孩子拉到面前，把他手放在自己金黃的鬃髮上，問道：「好孩子，你不怕我的馬蹄子嗎？你願意從今天起做我的徒弟嗎？」

「祇要我能唱你所唱的那些歌兒，我也很願意長着像你那樣的馬蹄兒呢。」

齊爾昂哈哈大笑，說道：「陪我坐在這兒，到日落的時候，你的玩伴兒，就都回家來了。你也便可以和他们一樣地學習做統轄無數勇士的國王了。」

他又回過頭向愛森說道：「安心地回去吧。學學謹慎人們逆來順受的榜樣吧！這孩子非等他能夠成名立業，光耀你和你們依奧拉斯的門庭的時候，是不叫他再渡過安諾斯河去的了。」

愛森伏在他兒子的身上哭了一會，就回去了。但這孩子却一點也不哭，他的幻想裏充滿了那怪洞呵，半人半馬的神物呵，還有他的歌及他將要會面的玩伴兒呵等等的的事情。

——愛森的孩子做了人馬的學生——

這時候齊爾昂把七弦琴放在孩子的手裏，又教他彈奏的方法，一直等到太陽沉下山崖去的時分，外面傳來一陣吶喊的聲音。

瞬間，那些英雄阿尼亞斯赫瑞克斯皮勒斯和其他許多威武的人物の子孫都進來了。

當他們嘈嚷着：「齊爾昂師父，快出來呵，出來看我們打獵的成績呵！」的時候，龐大的齊爾昂欣然地跳了起來，他的蹄子，震得洞裏發着回聲。有一個喊道：「我殺死了兩隻鹿。」另一個喊：「我在山崖裏拖來一隻野貓。」赫瑞克斯牽着一隻野羊，因那羊大得像一座山

崖，只好抓住牠的犄角。改恩納斯兩臂下挾着兩隻小熊，那兩隻熊在掙扎狂噬着，可是他反而大笑，原來他的身體，不要說是爪牙，就連刀斧也莫想能夠傷了他一絲一毫哩。

齊爾昂依着他們功績的大小，各各誇贊了一遍。祇剩下一個最聰慧的孩子阿斯利斯走在後面，一句話也不說。他胸前滿抱了各種的野草野花，腕際盤了一條黑斑蛇，謙和地走到齊爾昂面前，低聲地告訴他如何察見這蛇蛻着皮，頃刻之間又變成了一條年青的蛇；他又如何走到一個山村裏，用一根他曾看見病羊吃過的藥草，救活了一個將死的男人。



斯利斯阿的慧聰



神 洛 坡 阿

齊爾昂笑了一笑，說道：『阿西尼神和阿坡洛已經給了每人一種恩賜，而且對於每人都是極相當的恩賜。但是他們更給這孩子以超出一般榮譽外的榮譽。別人專講殺戮生命，而他却獨去救治生命。』

這時候孩子們運進了許多木塊，劈開之後就點起熊熊的火來。其餘的孩子們把鹿皮剝掉，將鹿肉切成四大塊，放在火上烤着。烤肉的時候，他們都躍入雪溝裏沐浴，洗淨了污垢。

於是他們一塊兒大嚼起來，（因為從黎明到現在，他們還沒有吃着一點兒東西呢）又喝了不少清新的泉水——酒對於正在發育的孩子們是狠不相宜的。當那些殘腥餘肴撤去之後，他們全都圍着火躺在獸皮或樹葉上，輪流地拿起七弦琴，盡情地彈唱了一番。

不久他們都走到洞口的一塊草地上。他們在那兒比拳，競走，角力，和嬉笑。直到許多石塊從山崖上掉下來，才算完結。

此時齊爾昂拿起他的七弦琴。他彈奏的時候，所有的孩子都牽着手兒，按着他的節拍舞蹈起來。一會兒成蜿蜒形，一會兒又變成團圓形。他們相携着舞蹈，直到黑夜籠罩了全部的大陸和海洋方止。同時黯黑的山洞裏面，映射出他們寬大的四肢和金髮的光輝。

愛森的孩子也跟着他們快樂地舞蹈着。晚間便在馥郁的桂葉，石榴葉，薄荷葉和茴香花兒上面，酣睡了一夜。

天一亮，他們就起來，在河裏洗了澡。愛森的儿子已變成了那些英雄子孫的同學了，他忘掉了愛魯庫斯城，忘掉了他的父親，以及他從前一切的生活。然而在這可愛的皮里翁山上，在這種新鮮曠野的空氣裏面，他長得強壯，勇敢，而且聰明了。他學習角力，打拳，狩獵，和彈豎琴。並且因為老齊爾昂常常把他馱在背上，他又學習騎馬術。並且他研究各種草類的效能，怎樣地能去醫治一切的創傷。齊爾昂

給他起名叫傑生大夫，這名字直到現在還沿用呢。

〔第一章完〕

英 雄

二十一

英  
雄

二  
十  
二

## 第二章：傑森如何在安諾斯河裏丟失了一隻草鞋

——傑森辭別了人馬——

過去了十年的歲月，傑森已經成爲一條威風凜凜的漢子了。他的同伴們，也都長大了。有的已然投奔別處，有的仍和他住在一起。阿斯里斯已經到奔羅不尼斯半島去施行奇異的醫術了，有人說他慣能起死回生。赫瑞克斯到了亞伯斯地方，在那裏成就了那些膾炙人口的名業。至於皮勒斯則已和一位女海仙結婚，他的婚禮到現在還被人稱道着。阿尼亞斯回到他的老家特洛去。關於他，和賢者齊爾昂門下其他勇壯的英雄，有許多優美的故事，你們將來都會讀到的。

且說有一天，發生了這麼一件事，傑森站在山上向東南西北四下裏張望，齊爾昂知道時機已經來到，站在他旁邊守候着。傑森望見了

西沙來平原，拉皮賽人正在那地方牧馬。又望見了鮑白湖和一條向北流到拚納斯河和籐撲谷的小河。他向北一望，見了防衛京新海岸的峭壁，眾神所居的茂令普斯山，還有奧沙山，和他所站立的皮里翁山。他又向東望見了永遠向那日出的方向奔流不息的輝煌碧海。他更向南望見了一片樂土，有白牆的城鎮和阡陌，建築在四面環陸的海灣上面。同時在那樹木間冒出一縷青煙來，他曉得那便是帕該賽灣，哈芒 虐盆地，和臨海的愛魯庫斯城了。

他嘆息了一聲，問道：『英雄們都說，我是那塊華土的嗣主。這話當真嗎？』

『傑森呵，即是你真是那塊華土的嗣主，可是對於你又有什麼好處呢？』

『我要把牠奪來，佔了牠！』

『早已有一位勇士奪去並且佔了牠呢。難道說，你比那可怕的皮里亞斯還要厲害嗎？』

傑森道：『我至少能和他比試一下。』

但是齊爾昂嘆息一下說道：『在你未統轄愛普庫斯城以前，你一定要飽嘗許多的危險：無數的困阨和苦難：要在許多可怕的異國裏，受那人間從來沒有過的磨難哪！』

傑森說：『只要能見到人間從來沒有過的事情，那我便是個幸福兒了。』

齊爾昂又嘆道：『唉，羽毛長成了的小鷹，一定要拋開牠的故巢了！你既想到臨海的愛魯庫斯城去，那麼，在未走之先，請應許我兩件事情吧。』

傑森應許了，齊爾昂便吩咐道：『第一件你走後無論碰到誰，不

可說粗魯的話。第二件，要遵行你自己所說出的話。』

傑森不明白爲什麼齊爾昂要他應許這兩件事情，然他相信齊爾昂是個預言家，能看出未來的事件的。所以他一口依允了。這才跳下山去，像勇敢的漢子般地爭奮他的財產去了。

他下山時，穿過了楊梅的叢林，和幾座長着茴香花的小山，來到一個葡萄園的圍牆下，在有石榴花和橄欖林的深洞口前停了脚步。安諾斯河在橄欖林中間怒吼着，因了夏季的氾濫，水上滿起了泡沫。

——傑森遇見了希拉女神——

在安諾斯河岸上，坐着一位白髮龍鍾的老太婆，頭癱在胸膛上搖擺着，兩手軟搭在膝蓋上顫動着，當她看見傑森的時候，哀哭地說：『有誰肯把我背着渡過這條河去呢？』

傑森是個勇敢的急性的漢子，正要跳下這條河去。然在他未跳之

先，却再三地思忖了一會。這條急流的水勢非常險峻，而且因了山雨的混入，已經變成棕色。又因融雪的流過，變了一條白練似的水脈。同時他能聽到水底的大石塊，當牠們在狹窄的河床下流滾着，彼此撞擊的時候，像馬隊的奔馳，又像車輪急轉似的隆隆作響。

那老婆子却更加哀切地哭求道：「我已經是這樣衰老不堪了，可愛的青年呵，請爲了希拉女神的緣故，把我背過這條河去吧。」

傑森剛要侮慢地回答她，突然想起了齊爾昂的囑咐來。所以說道：「爲了俄令普斯山眾神的女后希拉女神的緣故，我一定把妳老人家背過這條河去，除非我們都在半途淹沒了。」

霎時這老婆子敏捷像山羊似的跳在傑森的背上，傑森驚詫地蹣跚着跨進河裏，第一步，水就齊了他的膝。

第一步沒膝，第二步就沒了腰。石頭在他的脚上滾過去，他的脚

也在石塊上滑滾着。儘這樣蹣跚氣喘地向前掙扎，而那老婆子竟還在背上喊叫道：

『傻傢伙，你已經把我的衣服弄濕了！難道你還要拿我這樣可憐的老婆兒開心不成！』

傑森很有意思把她摔下，讓她自己爬過這河去。但他又想起齊爾昂的話來，故僅僅分辨道：『忍耐些兒吧，媽媽。就是良馬也有時候會失足哩。』

最後，他掙扎到了河邊把她放在岸上。要不是個強壯的漢子的話，他一輩子也渡不過這樣湍急的河流呵。

他在河岸上坐下喘息了一會，才起來再開始他的路程。但他私想着：『這老婆子至少也要向我道一聲謝吧。』想着，眼睛便瞥了她一下。

那知一瞥的時候，她已變得比一切婦女都美麗，比世間一切的男子都要高大了。她的衣服，照耀着像夏季的海水；她的鑽飾，輝煌得像碧穹中的星辰。她的額際，覆着一層日落時金黃色的雲霧織就的面紗，她透過面紗，用她那巨大而溫柔的眼睛，用她那又慈和又威厲，使山谷充滿了光輝的眼睛，俯視着他。

傑森立刻跪倒，兩手遮住了他的臉。

她這時候說道：『我就是宙斯神的妻，俄令普斯山上眾神的女后希拉。你怎樣地待遇我，我也一定要怎樣地待遇你。你有了什麼危急的時候，儘管喚求我便了。你看看神們會不會忘事吧。』

傑森再抬起頭來的時候，她已經由地上升起來了，像一根高高的白雲柱似地飄蕩過了山頂，直向聖山俄令普斯而去。

傑森感到了極大的恐怖，但不久便喜悅起來了。他暗爲老齊爾昂

祝福，心中說道：『當他吩咐我見了無論什麼人，不要說粗魯的話的時候，就已經算知要發生的什麼事件了。他真是個大預言家呵！』

——傑森穿了一隻草鞋進城——

于是他直向愛魯庫斯城而行，這時候，他才發覺他渡河的當兒竟丟失了一隻草鞋。

他在街市上走着，他有那麼高大美麗，百姓都跑出來瞧他。有些年紀大點的都聚在一塊兒私語，最後有一人把傑森喚住，向他說道：

『美麗的青年，你是誰，你從那兒來，到我們的城裏又有什麼公幹呢？』

『和善的父老們哪，我叫傑森，方從那皮里翁山上下來，特來訪你們的國王皮里亞斯。現在請把他的宮殿在什麼地方指示給我吧。』



草鞋的樣子

但那老者嚇了一跳，臉色都灰白起來了，說道：『我的孩子，你祇穿了一隻草鞋，就敢進這城嗎？你還不知道神諭的事麼？』

『我在此地完全是一個陌生人，不會知道有什麼神諭。我在安諾斯河裏掙扎渡過來的時候，把那隻草鞋丟掉了。但那神諭，與我穿一隻草鞋，究竟又有什麼牽涉呢？』

那老者回顧他的同伴兒，其中有的在嘆息，有的在微笑。最後那老者說道：

『我老實告訴你說吧，否則你將來出乎意外的倒霉了。祇因呆魯飛的聖諭所曾經諭示過，說將有一個穿了一隻草鞋的人，來奪皮里亞斯的國土，而由他統給呢。故此你打算進他的皇宮裏去，須要小心，因為他是歷來國王中最凶暴最狡獪的哪。』

傑森聽罷，像一匹戰馬在得勝時候長嘶似地大笑了一陣，說道：

『老大，這固然是你們的好消息，也是我的好消息呵。我正爲了那個緣故，才到這城裏來呢。』

他昂視濶步地跨向皮里亞斯的宮中去了。所有的百姓看了他那樣子，沒有不驚異的。

他站在宮門口大喊道：『出來吧，出來吧，強橫的皮里亞斯呵，爲了你的國土，來和我決鬥一下吧！』

——傑森受了皮里亞斯的騙——

皮里亞斯吃驚地走了出來，便『大膽的小子，你是什麼人！』地叫了出來。

『我就是傑森，是愛森的儿子，是這王國的嗣主！』

皮里亞斯聽了，立刻舉起兩手，仰天哭起來了，——或是說，做起哭的樣子來了。他慶祝上天把他的姪兒帶了回來，說永遠也不再和

他分離了。他說道：『因為我祇有三個女孩，沒有男嗣。現在你一定得答應做我的後嗣，繼續我統治這王國。而且要在我的女兒當中任選一個和你結婚。不過呢，將來你準會曉得這實在是一個慘淡的國家，而且無論誰一做了這兒的國王，便變做了很不快活的人哩。——我們且進去用點酒飯再說吧。』

也不願傑森高興不高興，便把他拉了進去。並且和他談得那麼的親密，宴享他那麼的豐厚，使他原來的怒氣完全消失了。晚餐後，他的三位堂姊妹也來到客廳裏，他心裏盤算，能夠在她們當中隨便挑選一個作自己的妻，倒是件豔福不淺的事呢。

但最後他却向皮里亞斯說道：『我的叔父，爲什麼你要這樣愁容滿面呢？還有你預先說這實在是一個慘淡的國家，而且無論誰來做這兒的國王，便會變成極不快活的人，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皮里亞斯深深地嘆了無數口氣，活像一個必須要講述什麼恐怖的故事而連起頭都不敢說出來的人的模樣。最後他才說——

『因為我在七年多以來，就沒有睡過安寧的一夜呵。就是繼嗣我的王位的人，也斷不能得到一夜安寧，除非等到把金羊毛帶回家來才行。』

于是他就把費克西斯和金羊毛的故事，原原本本地告訴了傑森，又捏造了一樁事情，說是費克西斯的靈魂常來糾纏他，日夜地呼喚他。他的女兒們也過來把同樣的話兒詳細地覆述了一遍，（因為這些話，他們的父親，豫先教給她們了。）並且嬌滴滴地哭着說：『呵，誰能將金羊毛帶回家來，使得我們伯父的靈魂可以安息，而且使不得安眠的我們，亦得到安息呢？』

傑森幽默地坐了一會，他也常聽人講過那金羊毛，但認為無論誰

想取得那金羊毛，僅靠了人力是絕對辦不到的。

然而皮里亞斯看見他默不發言，便又起始談些旁的事情。而且再三恭媚着傑森，真把他當做嗣主似地談着，並且探聽他對於王國的種種的意見，年輕而純真的傑森不得不自己想道：『他的確不像百姓們所說的那樣的陰惡呵。可是他又爲什麼竟把我父親趕走了呢？』他便率直地問皮里亞斯：『人們都說你是個可怕而且殘毒的人。但據我看，你却是很仁慈懇切的。你怎樣地待遇我，我也必怎樣地待遇你。不過你究竟爲了什麼把我父親趕出去呢？』

皮里亞斯聽了微笑，又嘆一聲說：『人們那樣的誣蔑我，完全和誣蔑我那許多別的事情一樣的哪。你父親漸漸的衰老了，是他自己的意思把王國禪讓給我的。你明天可以親自見着他，當面問問，他定是同樣地告訴你的。』

傑森聽說可以見他的父親，一顆心立刻跳動起來，皮里亞斯所說的話，他這時候完全相信了。但他却沒有想到他父親那裏敢述說真相呢。

皮里亞斯說：『還有一件事，一定要請你幫忙一下。雖然你的年紀還小，我却看出你已有大人的聰慧了。我有一位鄰居，我怕他比世界上一切都厲害。目下我還比他強，而且可以指揮他。但我總知道，假如他有他存在我們中間，結果一定會成了我致命傷的。傑森，你不能幫我想個方法，剷除了他嗎？』

過了一會，傑森帶笑地回答道：『假如我要是你的話，我一定叫他去取同樣的那根金羊毛。因為只要你派他出去尋找一次金羊毛，你往後就再也不必擔心他了。』

皮里亞斯聽了這話，嘴邊露出些苦笑。眼角裏也有一種猙獰的神

色閃動了一下。傑森本來無心，但是這些神色却看得很仔細，不禁驚跳起來。使他回想起老人的警告，並他自己的那一隻草鞋和那神諭。他看出他已中了奸計了。

但皮里亞斯僅和善地回答道：「我的孩子，那個鄰人一定得被派出去了。」

傑森喊着跳了起來：你意思是說我嗎？是爲了我來的時候祇穿了一隻草鞋麼？」他怒氣沖沖地舉起他的拳頭，同時皮里亞斯也像一條預備打架的狼似地立在他的面前。他們究竟誰強壯誰凶猛，倒是件很難斷言的事情哩。

然而不久皮里亞斯却又和藹地說道：「我的孩子，你怎麼竟這樣暴躁呵？剛才那些話是你嘴裏說出，並不是我說的。爲什麼我並未那樣做，而你竟那樣地責難我呢？你先前叫我愛我所說的那人，並叫我

收他爲女婿及嗣君，我已依從了你了。我現在仍是依從着你的意思，爲他自己去討個不朽的盛名才派他出去取羊毛呵。我有什麼做錯了的地方呢？我並沒有危害你或他，無論如何，我知道一件事，他一定要去，而且要高高興興地去。因爲他生成英雄的心腸，愛好榮譽，蔑視食言哩。』

傑森看見自己已被誘入圈套了。但又想起應許齊爾昂的第二件事來，他自思着：『莫非這也是齊爾昂的豫言，即指我必能獲得那金羊毛吧？』

——傑森答應去取金羊毛——

所以他大聲地說道：『狡猾的叔父，你說得真是動聽哪！不錯，我愛好名譽，蔑視食言。我決定去找那金羊毛。可是現在要輪到你應許我點事情了，而且你也當實踐你所說的像我似的。爲了普視一切的

宙斯大神的緣故，我動身後，你務必要優待我的父親；而且在我把金羊毛帶回來的那一天，你應當將這王國歸我統治。」

皮里亞斯望望他，於怨恨中幾乎又愛着他。說道：「我都應許你，而且我定能實踐。把我的國家交給一個找回金羊毛的人，一點也不算什麼羞恥的事情。」

於是他倆相對着起了嚴誓。誓畢一塊走進去，躺下睡了。

傑森因思慮着他的嚴誓，怎樣也睡不着。孤伶伶地一個人，又沒有錢財和朋友，叫他從何實踐他的誓約呢。故此他在牀上輾轉反側，想想這個方法，又想想那個方法。有時費克西斯似乎以細微低弱的聲音招呼着他，而這聲音又似乎是遠遠地越海而來的：「讓我回到我祖先那兒，讓我得點安息罷！」有時候他又似乎看見希拉神的眼睛，又聽見她說這兩句話：「你有了什麼危急的時候，儘管喚求我便了。你

看看神們會不會忘事呵。」

第二天他便去找皮里亞斯說道：「請給我一件祭品，我要祭祭希拉神呢。」他走上去，獻畢他的祭品，站在神壇的旁邊，這時候，希拉神把一種啓示告訴了他。他便又到皮里亞斯那兒說道：

「假如你是真心誠意的話，請給我派兩個通報使，使他們宣傳給敏紐安各地所有的王子，他們都和我一塊兒做過人馬的徒弟，他們能聚集到此地來，和我同船出發，那麼前途一定能成功的。」

皮里亞斯聽了這話，極力誇贊他的聰慧，立刻把通報使派了出去。他心裏想：「讓各王子和他一塊兒出去，而且和他一樣永不能再回來了。這樣，我將來作全敏紐安土地之王——真成了希臘最大最尊的國王了。」

〔第二章完〕

### 第三章：他們在愛魯庫斯建造阿戈船

——敏妮安的英雄會到愛魯庫斯城——

却說通報使出發之後，便向敏妮安所有的英雄們宣告道：『誰敢冒險去奪金羊毛嗎？』

希拉女神啓動了各王子的心意，使他們奮起，各從山谷裡會集到帕該賽港的黃沙岸來：第一個到的是帶着獅子皮和木棒的壯漢赫瑞克斯，他的青年的隨從希勒斯，背着他的弓箭，跟在他的後面。又到了老練的舵工梯飛斯，最美的男子伯特斯，又到了神秘的白天鵝的雙生子克斯特和坡來丟塞斯。又到了人間最強硬的開恩牛斯，人馬神想殺他，好幾次都未能成功，後來用了松樹幹才戰勝了他，可是終久不能把他殺死。又來到了北風的生翅的兒子傑特斯和加來斯弟兄。阿契

來斯的父親，即白足的女海神，西第斯的丈夫皮勒斯也來了。那邊又來了兩個愛安特斯的祖先，曾加入過特洛戰爭的台拉芒和奧勒斯。還有通曉各種鳥語的聰慧的寓言家莫帕薩斯，和佛勃斯神曾賦予預言各種未來的事物的能力的愛德芒。又有能解釋天文星象的安開奧斯。和有名的造船家阿戈斯。此外還有許多英雄穿着銅金的長甲，戴着高高的馬鬃盔，在他們的鎖子甲和戰爭時護腿的磨亮的錫脛甲之上，襯着竹布的汗衫。每人扛着一支槍，在肩上墊着幾層強韌的牛皮，又把千錘百鍊的銅刀插在銀環鈕的刀鞘裏，右手裏拿一付沈重的白槐木長矛。

他們這樣一直向愛魯庫斯而來。城中所有的百姓，都出來爭先恐後地迎接他們，永不疲倦地瞻仰着他們的高昂華麗，和他們英勇的態度同鉛甲上的閃光。許多人說：『自從希臘人克服了這地方以後，永

不會有過像這樣英雄的集會了。」但是婦女們却爲他們太息，耳語道：『呵！他們不都是活活送死去嗎?!』

——眾英雄趕造阿戈船——

英雄們便在皮里翁山上伐倒許多的松樹，又用斧頭削斫，阿戈斯指教着他們製造一艘槳行的海船。這隻船便成航海史裏的第一隻長船。他們又鑿了五十個船孔，每一個水手的英雄管着一支槳，又用煤瀝青澆刷了船身，用珠砂繪飾了船首。他們取阿戈斯的名字，管那船叫做阿戈。整日裏製造着她。晚間，皮里亞斯以君王的禮，請他們赴宴，他們便睡在宮殿裏。

——傑森去見歌者之王——

但是傑森這時却向北行，進了蘇瑞士的地方；尋到了歌者之王奧弗斯，那歌王正住在西控野族所處的羅力帕峰下的洞窟裏面，傑森便

英雄



四十四

歌者王之弗奧斯和他新婦憂瑞底斯

問他道：『我的老同學奧弗斯呵，你願意出山，和我再渡過斯特萊芒河，去加入那些敏奴安英雄的航行，把金羊毛載回來，并爲我們用你神奇的豎琴和歌聲，去惑亂一切人類和怪物嗎？』

奧弗斯嘆息道：『從我住居愛魯庫斯城上高聳的齊爾昂的洞裏以來，受盡辛苦勞頓漂泊各地的生活了，難道還要叫我去統離遠方嗎？我的母親——女神——所賦我的技巧和音聲，都失了效力了。我也唱，也努力，但是不中用了。我會走下陰間，想勾引海提斯（冥王）的心，好把我的新婦麥瑞底斯奪過來，但是也失敗了。奪是奪到了，只是當天我便將她——我的戀人——丟失了。因此我於瘋狂中流浪各處，被可怕的蜚追著，竟到了埃及和李比楊沙漠，以及各海島上。我想在那裏引動人類的心，林間的野獸樹木，和無生命的石塊也都無效；本想給他們點兒安慰，但結果却等於零。最後我的母親卡拉窩比神救了我，才把

我平平安安的帶回家去。我現在便獨自卜居在這山洞裏，周圍都是野蠻的西控民族，我以音樂和宙斯的慈悲的法規軟化他們的心。此刻我是一定再向天涯地角走去，去到東海的海涯。然而上天注定的的是怎樣結果便是怎樣。一個朋友的要求，必須服從。」

——船頭上釘了神木——

奧弗斯嘆息地立了起來，拿起他的豎琴，渡過了斯特萊芒河。他引着傑森向西南方去，登了核略克芒海岸，越過潘德斯嶺，到了宙斯大神的德當那城。這城位在聖湖和百千泉水的山下，老橡樹林的陰翳裏面噴火泉的旁邊。奧弗斯領着傑森，到了那棵曾棲止過那隻化爲宙斯大神的女祭主而且傳種種神諭給附近各地人民的神鴿的聖橡樹下。他叫傑森折了一根樹枝，祭過了希拉和宙斯兩位大神。他們便拿着那枝來到愛魯庫斯城，把牠釘在船頭上。

——阿戈船的入水——

最後，這船全部告成了。他們便用了種種方法想把她弄下海去，但她太重了，他們簡直是沒有辦法，況且船底又深深地陷進沙去。英雄們只有面紅耳赤地相視着，然傑森却開口說道：『我們來請求請求這神靈的樹枝吧，在我們危急的時候，他或許能救助我們呢。』

這樹枝果然發出聲音來了，傑森聽畢牠所說的話，便叫奧弗斯奏起豎琴來，眾英雄們，拿着助船前進的滑木，在一旁等待着。

奧弗斯拿起豎琴，開始彈他那神秘的歌曲：——『乘風破浪佳趣多，纔越一波又一波，槳隨急沫踴躍舞，風亦繞纜宛轉歌！

樂莫樂兮跨海征，遍尋奇地與奇城，他年載得珍寶返，更博千秋萬世名！』

這隻非凡的阿戈船，聽他唱完了兩首，渴望着離開這兒到海裏去

。直至船身上各部都移動；從船首到船尾都興奮起來，從沙裏跳到轉動機上，這才像一匹快馬似的向前突進。英雄們用松枝爲她墊道，直到她衝進了微波蕩漾的海水。

他們在船上裝滿了吃食和飲料，把船上的梯子拉到甲板上，每人都安置好自己的槳。他們都依着奧弗斯的豎琴的節奏而划動。划過了海灣，便直向南方而去。這時候，百姓都排擠在山崖上：男子吶喊，婦女啼哭着。

〔第三章完〕

## 第四章：阿戈船一幫人向庫爾齊地方航行

——傑森做了船長——

孩子們，他們以後的遭遇，以及那些事情的真假等等，統統寫在古時的歌曲裏面，日後你們自己會讀到的。那些都是極偉大的古歌，都寫在偉大生動而流利的古詩裏面，現在我們把那些歌總起來叫做『奧弗斯歌。』其中敘述英雄們如何到了阿飛臺夷海港，渡過了海灣，如何的等候西南風，又如何從水手中公選了一個船長：因為赫瑞克斯是他們中最強大魁偉，所以大家一致地擁戴他做船長，但他却拒絕了這請求，結局便改推了傑森，因他是全船中最聰慧的人。如此傑森便被選定做了船長。奧弗斯堆起一堆木塊，又殺了一頭公牛，祭過了希拉女神，把所有的英雄都叫了過來，一律戴了橄欖帽，將他們的佩劍

英 雄

四十九

，都插入公牛體裏。奧弗斯便取了一金杯牛血，在裏面攪了點兒小麥粉，蜂蜜，酒和海水，都給各英雄飲了一些。每人飲了一些杯裏的血酒，便將杯子遞給第二個人，並發了個嚴重的誓言。他們在太陽，夜，和碧綠大海的面前立誓：必須忠誠的幫助傑森去冒險尋覓金羊毛，無論誰，如果退縮，不服從命令或者違反他的誓言時，「正義」和偵檢罪惡的愛濶牛斯神必會懲辦他。

傑森隨即燃起這堆木頭，并把那公牛的屍體也燒了。他們，好像必做某事的人們，上了船，又向東航行；他們起航的地方叫做阿飛臺夷，從那時起，便成了航行地。他們在三千多年前航行到了從來沒人到過的東海裏；以後，各大國家，經了無數的興亡治亂，地球上也遭了好幾次暴風雨的慘劫，許多的大戰艦，才建造出來了，阿戈和那些比起來，那真只好算極小極小的小船了。現在英國人，法國人，土耳其

其人和俄羅斯人等，都在這海上馳航起來了。但那隻小的阿戈船的榮譽，却永遠存在着；阿戈這個名字也永遠被人稱讚。

——英雄們上山向人馬師父辭行——

且說他們繞着左邊的斯皮惡斯海角，穿過了西愛撒斯島，便轉北向皮里翁山而來，登了買京新的長岸。在他們的右方，是茫茫的大海；左邊呢，聳立着皮里翁山，同時雲霧在山上陰森的松林，和雪頂的四周動盪着。當他們回想起過去的歡樂，回想起童年時代的嬉戲，狩獵，和他們在崖下山洞裏受訓練等等事情的時候，他們都異常地渴念那親切的古山。最後，皮勒斯說道：『朋友們，請在此登陸，再上一次這親愛的古山吧。我們現在是在一條可怕的旅途上呢；誰準曉得我們能不能再見到這皮里翁山呢。我們上去到齊爾昂師父那兒，在我們辭行以前，請他爲我們祝福吧！我還有一個孩子在他身邊，他訓練那』

孩子和從前訓練我的時候一樣。——這孩子是銀腳女神西第斯給我生的。那女神原被我在一個洞裏捉到的，雖然她變了七次的形相，却終叫我制服了。在我捉她的時候，她搖身變成了水，又變成了蒸汽，又變成了燃燒的烈火，又變成了一塊石頭，又變成了一隻鐵獅子，最後更變成了一棵參天的大樹。但我終於捉住她了，永遠的捉住她了，她現了自己的原形，我便把她帶到我父親的家裏，并娶了她爲妻。所有俄令普斯山的神們，都下來參加我們的婚禮。一個凡人和一個仙子的結合，真使天上地下，一齊歡喜哩。現在請讓我去看看我的兒子吧，因在地上我不能再常見他了。他將來一定成名，可是要短命，在青春中要死去呵。』

所以舵工梯飛斯，便把船攏到皮里翁山崖下的岸邊，他們就登陸，穿過了陰森的松林，向人馬神的洞中而來。

他們走進了覆雪絕壁下的幽暗的洞府，看見那人馬神正騎着，他的龐大的四肢，鋪伸在石頭上，刀斧不能傷損的阿契來斯那孩子站在他的身旁，非常巧妙地奏着他的豎琴，齊爾昂一邊注視着他奏，一邊歡笑着。

見他們進來，齊爾昂跳起來歡迎，一個一個的親吻了他們。給他們擺上了一桌豬肉，鹿肉和美酒。那年輕的阿契來斯在旁邊伺候，替他們傳遞金酒杯。晚飯後，全體英雄都鼓掌請奧弗斯唱歌；但他不肯，說道：『我這麼年輕，怎麼配在老地主面前賣弄歌唱呢？』所以他們便請齊爾昂唱，阿契來斯把豎琴交給他，他開始唱起一首可驚可泣的歌來。這是一個古代著名的故事，是敘述人馬族和拉比賽族間戰鬥的事情——你們在石刻上還可以見到的——他歌唱他的同族，如何在吃醉了酒的時候，糊裏糊塗的被敵人殺滅了；又歌唱那些英雄如何用拳頭

牙齒，和喝酒用的杯子禦戰；又歌唱當滿山裏殺聲震天和大塊的土地被蹂躪的時候，他們如何於憤怒之下，拔起了松樹，和投擲大塊的石頭，直至拉比賽人如何的把人馬族從他們豐饒的西沙來平原的故鄉，趕進了荒涼的攀德斯山谷裏，其中只留下了一個齊爾昂。這些英雄們心悅誠服地贊賞他這歌，因為他們中間頗有幾個曾在這大戰中出過力的。

接着奧弗斯也奏着豎琴，唱起開天闢地和創造這驚奇的世界；和世間一切，如何都是那不能獨自靜處在淵谷裏的『愛』所產生的歌曲。他唱的時候，他的歌聲越洞而上，升過了山崖，穿過了樹尖和有橡樹松樹的峽谷。樹一聽到這歌聲，頭便低垂下來；灰白的岩石軋軋地鳴着，森林裏面的獸類也潛來傾聽，群鳥也忘掉了牠們的窩巢，只在空中翱翔着。老齊爾昂聽了這樣神奇的歌，驚喜得連鼓其掌，并且用蹄蹴地表示贊賞。

皮勒斯吻了吻他的兒子，伏在他身上悲哭了一會，便和英雄們一塊兒走下船去了。齊爾昂也哭着和他們走下來，又一個一個地吻了他們，給他們祝了福，又立誓說他們一定能得着盛名的。英雄們和他分手的時候也都哭了，直至他們的雄心哭疲了才止；因為他是仁慈的，公正的，虔誠的，而且較之一切動物和人類都聰明善感的緣故。於是齊爾昂便走上了一個山崖，為他們祈禱，他們在船裏望着齊爾昂直立在海邊的山崖上，他的大手高舉向着天空，他的蒼白的鬚髮在風中飄拂着。他們盡力的望着他，直到不能看見，因為他們覺得必不會再見到他了。

——誤殺了仁慈的西捷克斯——

他們便這樣在洶湧的海濤裏面划行着，過了眾神所居的我令普斯山，過了樹木繁茂的阿蘇斯海灣，又過了聖島賽莫基斯，經過了雷蒙

英 雄

五十五

斯，到了海里斯旁特，又穿過了狹窄的阿比刀斯海峽，纔繼續地划進了我們現在叫做瑪莫弱的拋旁弟斯。在這兒，他們偶然遇見統轄亞細亞的刀里昂族的西捷克斯，據詩上說，他原是阿尼亞斯的兒子。至於

阿尼亞斯，關於他的故事將來你們必能聽到，因為荷馬告訴了我們他如何在特洛地方打仗，而物機爾又告訴我們，他如何於航行中發現了



希臘大詩人荷馬

羅馬的事情呢。現在且說西捷克斯根據詩歌，他曾歡迎諸英雄，因為他的父親本是齊爾昂的門弟子之一，所以他歡迎并款宴他們，又給他們的船裏裝滿了糧米，美酒，外衣，氈子，詩上更說有短衫等等。不用說，這些東西，他們是極需要的。

但是到了晚間，他們睡覺的時候，來了幾個在山裏和熊羆一塊兒生活着，形貌極像泰坦和巨人似的猙獰凶惡的傢伙。他們每人有六隻胳膊，用小杉樹和小松樹做爲武器。然而天還未明以前，便被赫瑞克斯用他致命的毒箭，如數殺死了。只不幸，在黑暗中，赫瑞克斯竟連仁慈的國王西捷克斯也誤作敵人把他殺死。

於是他便走回船上，梯飛斯吩咐他們解下了航纜起航。然而當他正說着話的時候，忽地來了一陣旋風，弄得阿戈左轉右旋起來，船纜和船纜糾纏在一起，誰也解不開牠們。梯飛斯放下他手裏的舵道：『

這風是上帝的旨意。』傑森走向船頭，去向釘在那裏的神枝討教。

神枝說起話來，回答道：『這是因為把你們的朋友西捷克斯殺死了的緣故。你們必須去慰安他的靈魂，否則永不能離開此地。』

傑森滿臉悲愁地回來，將他所聽來的話告訴了眾英雄。他們跳上了海岸，一直尋找到天亮，才在那些死屍裏面，尋着了滿身都是污泥血跡的西捷克斯的屍體。他們倒在他們仁慈的地主身上，哭了起來。把他放在一架美好的屍床上面，在他身上堆了一個很高大的墳堆。在這墓前，供了一隻黑羊，奧弗斯又給他奏了一首神異的歌曲，使他的精魂可以得到安息。於是依照那時的規矩，他們在墓頭舉行競技，而且每個得勝者，傑森都給了獎品。他給了安開奧斯一隻金杯，因為他角力最好；給了赫瑞克斯一隻銀杯，因為他最強壯；又給了騎術最精的克斯特一件黃金的盛飾；拳鬪家培丟賽斯得了一塊珍貴的地氈；又

奧弗斯因了他的唱歌得了一隻附金翼的靴子。然而傑森自己是他們中間弓箭的神手，敏忒安的英雄，便給他加了一頂橄欖的冠冕。因此，詩歌上面說，夏善的西捷克斯的靈魂便得了慰安，那些英雄又平安地繼續他們的航行了。

但是西捷克斯的妻，聽到了她丈夫死亡的信息以後，也憂鬱而死了。她的眼淚流成了一條清泉，這泉水終年在那裏潺潺地哀鳴着。

——迷失了赫瑞克斯和希勒斯兩位英雄——

詩歌上說，英雄們不久又沿着米賽海岸划行，渡過了仁歹克斯海口，一直划到了被阿干殺斯山和水成岩的峭壁遮着的可愛的海岸。他們很敏捷地把船划上了那黃沙海岸，把帆捲起，繫捆在帆杠上，這才放下了梯子，來到岸上玩耍和休息。

在那地方，赫瑞克斯手裏挽着他的弓，跑到樹林裏去射野鹿。美

英雄

少年希勒斯追隨在他的後面，暗暗地跟蹤着直到在群谷裏迷失了路途，只得疲倦地坐在一個湖邊休息休息。那水裏的水仙們上來看見他，便愛上他，把他帶下湖底，作她們永遠快樂和年青的玩友了。後來赫瑞克斯找來找去，找不着他，口裏呼喚他的名字，叫的時候羣山都響應了。但在泡沫四起深湖底下的希勒斯是永也聽不到這呼聲的。當赫瑞克斯尋覓他的時候，一陣和風颳來，連赫瑞克斯也不曉得颳到什麼地方去了。阿戈船只得啟航



們仙女的裏水湖和斯勒希的息休邊湖在坐

，離開了赫瑞克斯，他再也望不到壯麗的乏賽河了。

——爲了鳥身女面怪，又分散了傑特斯和加來斯——

不久，這些敏姪安的英雄，到了一個慘聞的地方。此地原爲巨人阿米克斯所統治，他一點也不顧忌宙斯大神的訓律，專門和到他那地方的外國人挑鬪，被他打敗了的那些人就統被他殺了。可是傑森隊裏的拳鬪家培丟塞斯却給了他從來不曾受過的重擊，竟把他打死了。英雄們便走上了波弗弱斯山一直到了凶暴畢西孃國王非紐斯的城裏。因爲傑特加斯弟兄要求傑森在這兒攏岸，他們在這裏有一件工作要做呢。

他們從海岸穿過了帶雪的樹林，便走進城裏去。非紐斯滿臉瘦削憂愁地出來迎接他們，說道：『諸位勇武的英雄肯光臨這朔風怒號，荒涼苦寂的地方，真是歡迎得很。雖然地方如此寒瘠，我必當盡力地

招待諸君。』說着便把他們領了進去，給他們獻出了肉食。但在他們把食物拿起還沒有送到嘴以前，兩個可怕的人類，從來未看見過這樣形像的怪物，（他們長着少女的面龐和頭髮，却又長着鷂鷹的翅和爪，）從上面飛下，搶起桌子上的肉，又叫着飛上屋頂去了。

於是非紐斯捶着胸膛叫道：『這就是奇異和琥珀女神所生的哈皮斯（鳥身女面怪），叫做旋風和疾風的哪。他們一天到晚劫奪我們的東西。他們虜走了潘德略斯的女兒們。所有的神仙，都會爲那些女兒祝福，阿弗羅戴特曾在我令普斯山上用蜂蜜，牛乳和酒飼育過她們，希拉女神給她們美麗和智慧，愛生納神傳授了她們各種技巧的妙訣，但當她們舉行她們的婚禮的時候，這鳥身女面怪竟把她倆一齊攙走了，把她倆給了愛潤尼斯做了奴隸，終日過着恐怖的生活。哪，現在牠們挾着暴風雨來和我，我的人民與波弗弱斯居民等爲難了。颳掉了我

們飯桌上的食品，弄得我們雖有財富，仍然受餓呀！。」

英雄們裏面，北風的長翅兒子傑特斯加來斯弟兄立起來說道：『非紐斯，你不認識我們，和長在我們背上的這些翅膀嗎？』非紐斯害怕得遮起面孔來，連一句話也回答不出。

『非紐斯，鳥身女面怪，日夜向你作祟，因為你是個沒有良心的人呵。被你關在牢獄裏的我們的姊妹，也就是你的妻子克留拍差，現在在什麼地方呢？因了一個惡婦的挑撥，你竟於盛怒之下弄瞎了她的兩個孩子的眼睛，并把他倆趕到了山裏去，現在他們又在那兒呢？倘你肯向我們宣誓說：優待我們的姊妹，并趕掉那個惡女人，那麼我們必當救出你現在的困苦，將旋風姑娘逐到南方去。但你要說出半個不字兒，那我們一定就照你弄瞎你親兒的眼睛一樣，把你的眼睛也挖了出來。』

非紐斯當着他們宣了一誓，並且逐走了那惡女人。傑森便把那兩個瞎眼的孩子，用他帶來的神祕的藥草醫治好了。

但是傑特斯加來斯弟兄憂愁地起來說道：『再會呵，眾英雄們！一路平安呵，在皮里翁山上一塊兒遊嬉的老友！我們兩人的惡運已經來到了，我們必須拔山過海去追逐旋風。如果能追着他們，他們便死亡；如果追不着，則我們自己也活不成了！』

所有的英雄們聽了這話，都哭泣起來。但這兩個青年跳了起來，隨着鳥身女面怪高飛入天空，於是風的激戰便開始了。

英雄們聽見了颶風的叫喊聲，默默地戰慄着。同時宮殿和全市搖動不已，大石頭從懸崖上一塊一塊地分裂開來；森林也被拔起，拋得四面八方都是松樹；波弗弱斯海峽激起了一片白色的泡沫；雲霧也直向山崖裏面飛捲着。

戰爭終於結束了，鳥身女面怪哀號着向南逃去，北風的兩個兒子緊緊地在後面追趕着，他們一經過什麼地方，那地方便顯出皎潔的陽光。他們不知道趕了若干萬里，過了西克來斯島，又轉西南飛過了希臘，才到愛昂虐海，他們竟墜在愛基拉河口的愛琴抵底斯島，因此那些島嶼被稱做旋風島至數百年之久哩。至於傑特斯和加來斯以後的遭遇怎樣，我不清楚，因為連那些英雄都永沒有再看見過他們：有人說赫瑞克斯曾碰見過他們，但因為同他們爭吵，竟用他的毒箭把他倆射死了。又有人說，他們因了疲乏和夏日的酷熱，從上面墜下來，太陽神便把他們埋葬在西克來斯島了，他們的墳還遺存過幾百年，而且在墳上有一根石柱，此柱每依着風的方向而轉動哩。不過陰慘的暴風雨和旋風却依舊在波弗弱斯作樂，直到現在，還是如此。

——穿過了危險的青岩礁——

英 雄

六十五

說到阿戈船一幫人已經往東走了，到了現在我們叫做的黑海，那時候叫做愛琴海的汪洋的大海了。從來沒有一個希臘人會渡過此海，人人都懼怕那寬濶的水，和海裏的岩礁，暗砂，大霧和嚴冽凍結的暴風雨。關於這些，還有不少的離奇的故事，如此海怎樣南向滾流到地邊和靜止的漂吹德海接連起來哩，什麼終年不見天日的地方哩，幽魂的區域哩等等，其中有的完全捏造，有的却也有一半兒是真的。因此英雄們來到這洶湧的黑海裡面，見這一望無際的廣海展在當前，雖然他們素日勇毅，也不禁戰慄起來了。

奧弗斯第一個起來警告大家說道：『現在我們快來到流動的青岩礁的地方了。這是我的母親，文藝女神卡拉嵩比預先警告我的。』

一會兒工夫，他們果然看見好像灰玻璃似的尖塔和城郭形式發亮的東西了，從那裏面颯出一陣冷冰冰的風，寒了英雄們的心。更走近

的時候，他們看見那些岩礁，在巨波上面滾動，相撞相擊的時候，浮升得越發高了，直到那撞擊的大聲音驚動起天地來。而海水也在那些岩礁中間一起一落的飛濺着，沖擊岩礁的周圍，飛出無數的白沫；但是那些岩頂却在高空中前後搖動着，同時風在岩隙裏噓噓呼嘯着。

英雄們的心都消沈了，害怕得把他們的船槳放下來。但是奧弗斯却招呼舵工梯飛斯道：『我們必須要在岩礁裡面穿過去的。向前闖出一條路來吧，振作起精神，希拉女神是和我們在一塊兒呢。』然而伶俐的舵工梯飛斯却只咬緊了牙關，靜靜地站着，直到見到一隻鷺鷥，高高地在他們前面的岩礁上盤旋了一會兒，似乎在那裏找着一條通路的样子。這時候梯飛斯才喊道：『希拉女神給我們送了一位嚮導來了，我們跟着這隻智慧的鳥兒走罷。』

這隻鷺鷥來回飛翔了一會兒，終於尋到了一個隱蔽的隙口，牠便

箭也似地飛向裏面去了，英雄們這時候在旁靜察着，看有什麼變化。

當那鳥兒敏捷地飛過的時候，那些青岩礁便互相撞擊起來，但僅僅擊中了那鳥的尾毛，而且一觸之後，就被那鳥彈跳開來。

於是梯飛斯鼓勵眾英雄，他們喊嚷起來。當他們在那些崩頹着的冰岩，惶悴地穿過去的時候，那些船槳在划行時彎曲得好像細樹枝似的。在岩礁再合攏來之前，他們已經通過了那地方，平安無恙地出來到這一望無垠的大海啦。

——又折了愛德芒和梯飛斯——

在那事之後，他們疲乏地沿着黑海角和西母伯瑞斯暖流入海的那西尼斯河旁邊的亞細亞海岸，和流入愛琴海的三哈瑞惡斯划行，最後他們到了狼河直向那仁慈的國王狼的地方而來。不過在這地方他們死了兩位勇毅的英雄：愛德芒和梯飛斯，其一是死於疫病，其一是被一

東方喜爭鬪的婦女阿買棕絲



英雄

六十九

隻野猪噓死了。英雄們便在他倆的遺骸上砌了一個墳，頂上高高地插了一隻船槳，叫他倆睡在一塊兒，葬在遠迢迢的利亞安海岸上。愛達斯把這隻野猪殺了，爲替梯飛斯復仇。安開奧斯代梯飛斯把舵，充了舵夫，駕駛着船向東方進行。

他們經過了辛弄泊和許多巨大的河口，又經過許多野蠻的部落，和東方喜鬪的婦女阿買棕斯人的城市，最後他們整夜裏聽見打鐵的鏗鏘聲和抽動風箱的吼音，又有鎔鐵爐的光燄，火花似地照徹了高谷中的幽暗地方。原來他們到了爲殘酷的戰神阿利斯日夜鑄造兵器，而從來不疲倦的鐵匠們下來比斯們所住的那個海岸了。

黎明的時候，他們向東眺望，在海與天的中間，看見了雲端裏照耀着的白雲的高峯。他們才知道已經來到地球的盡頭的高加索山了：高加索山在所有的山脈中稱最高而且又是東方一切河流的發源地。在

山的極峯上，囚繫着那泰坦神，有隻老鵝在撕裂他的心臟；山麓下，便圍繞着神秘的庫爾齊國的密林了。

——到了阿夷台斯的王國——

他們又向東行了三天，而高加索山也漸漸地更顯得高聳起來。他們最後見到奔流到海的非西斯的黑流，和照徹樹頂的太陽神的兒子阿夷台斯王宮的金黃色屋頂。

於是舵夫安開奧斯說道：「那裏就是阿夷台斯王宮的屋脊，和毒物叢生的樹林了，我們畢竟達到了我們的目的地了呵。然而有誰能指示我們，金羊毛究竟藏在那裏邊的什麼地方呢？在我們尋到，和拿回希臘以前，真是要好好吃番辛苦哩。」

但是傑森是個高傲勇武的人，所以他鼓勵眾英雄，並說道：「雖然阿夷台斯是太陽神的兒子，但我仍將隻身去訪他，並用我三寸不爛



美麗的巫女米底亞

之舌說服他。如此較之我們一塊兒去立刻同他宣戰強得多啦。」但是英雄們都不願意停留在後面，所以他們鼓起勇氣溯流而上。

却說阿夷合斯得了一夢，心中充滿了恐怖。他記得他夢見一顆亮亮的星，落在他女兒的膝上；他女兒米底亞欣然拿起這顆星來，帶到河邊，便拋下水去，於是急轉的河水將她吞下，直流出愛琴海去了。

他驚嚇得跳了起來，他想到河邊去弔慰河仙，和那些常到岸上來作祟的英雄的亡魂，所以便吩咐他的僕役預備馬車。他坐在金馬車上，他的兩個女兒，（美麗的的女巫米底亞，和曾做費克西斯的妻的加魯修帕）也坐在他的身邊；馬車後面簇擁着僕侍和衛兵，因為他是個有錢又有勢的國王呢。

他來到蘆草叢生的河邊時候，看見阿戈船正向着岸上猛進，並且

船中載着許多又美麗又強壯像天神似的英雄，他們身邊的兵器在初出的晨曦裏面，透過了河上的白霧而放射着光輝。然而傑森是英雄裏面頂出色的人物，因為愛他的希拉女神特別把美麗，魁偉和威嚴的樣子賦給他了。

當他們雙方走近，互相凝望的時候，英雄們看見阿夷台斯坐在車裏，也像他的父親燦爛的太陽神一般的放着光輝，不禁害怕起來。他的袍服是珍貴的金絲織成，王冠也閃着火光，他手裏拿着一條像星星閃爍的鑽石笏板；嚴肅地在他的眉毛下面凝視着他們，大聲說道：

『你們是什麼人，到這苛苔海岸來又是爲了什麼緣故呢？你們竟毫不注意我的律條，也竟不顧到我手下的決不疲於戰爭，而且精通禦敵的庫爾齊的臣民嗎？』

英雄們在這位老王面前，沉默了一會兒。但是可畏的希拉女神在

傑森的心中放了勇氣，他便起立高聲地回答道：『我們既不是海盜，也不是蠻民。我們到此地來，並不是爲劫掠，蹂躪，或爲從貴國裏奪取奴隸的；是我的叔父，坡西敦的兒子，卽敏紐安的國王皮里亞斯，命我們出來尋覓金羊毛帶回國去的。就是我這些同伴亦是爲此而來，他們有的是神祇的子孫，有的是四方聞名的英雄的後裔，沒有一個是沒有來歷的哩。而且我們亦決不疲於戰爭，並精通攻守敵人的陣法的；但是我們總願作你席上的佳賓：這樣一來，雙方都好。』

阿夷台斯聽了這話，旋風似的激怒起來，兩眼裏亦閃着火光；但他却把怒氣壓抑在自己胸裏，而且和順地說出狡獪的話來——

『如果諸位爲了金羊毛和我庫爾齊人打起仗來，一定要犧牲無數的性命。然而你們當真希望用戰爭從我這裏取去金羊毛嗎？諸位這樣人少，當真要打輸了的話，我將把你們的屍體裝在諸位的船上。倘使

諸位能夠服從我，最好再推舉一個最能幹的人出來，叫他完成我所吩咐的幾件工作。那時我一定把那金羊毛作為獎品，連着諸位全體的榮譽而奉送給他。」

這樣說完，他撥轉馬頭，一聲也不響，便回到城裏去了。英雄們默默無言地愁坐着，渴念起赫瑞克斯和他的神力來；要抵禦那許多的庫爾齊人，而且又在這樣可怕的戰勢裏，真是不可能的事情哪。

但是費克西斯的遺妻加魯修帕却一直啼哭着進了城，因為她看見了敏紐安英雄的俊俏的面龐和金黃的長髮，使她想起了她的丈夫，和她青春時代種種的快樂。她輕輕地問她的妹妹米底亞道：「爲什麼要逼得這些勇士們死呢？父親爲什麼不把金羊毛交給他們，使我的丈夫的幽魂也可得到安息呢？」

——巫女米底亞暗下幫着英雄——

米底亞心裏也着實憐憫那些英雄，特別是傑森，她回答道：「咱們父親是極固執可怕的，誰還能得到那金羊毛呢？」然而加魯修怕却說道：「這些人並不和我們國裏的人一樣，要知道在他們是無所不敢也無所不能作的事情呢。」

米底亞想到傑森和他勇武的樣子，說道：「倘使他們中間有一個有大無畏精神的，我定能指教他如何去取得金羊毛。」

因此在黑夜的時候，加魯修怕和巫女米底亞還有費克西斯的兒子阿爾格斯三個人一塊兒來到河邊上。阿爾格斯那孩子，從蘆葦塘裏爬到了英雄們睡臥的船板上；這時傑森正在防哨着岸上，依着他的槍呆呆地出神哩。這孩子走向傑森說道：「——」

「我是費克西斯的兒子，是您的從弟；我的母親加魯修怕等着您，商議金羊毛的事情呢。」

傑森大着胆跟了這孩子走，看見兩位公主正站着；加魯修怕看見了他，馬上哭了，握了他的手說道：——

『我親愛的姪兒呵，乘着沒死，趕快回去吧！』

『賢德的公主，現在回去，簡直可恥得很，而且白白地航行了這許多路途。』兩位公主還是請求他，然傑森說道：『回去是太晚啦。』

米底亞說道：『你不曉得，要想取得金羊毛的人，必須要做些怎樣的難事呵。他必須馴服兩隻銅腳噴吐吞人的火燄似的牯牛；他必須帶了這兩隻牛到阿利斯的田裡，在太陽沒落以前耕完四畝地；他還得播上蛇牙種兒，從每個蛇牙裡長出一個武裝兵士來。其次他必須和那些武裝兵士交戰，就說戰勝了他們仍舊得不到什麼好處，因為金羊毛是被一條比任何山松還要粗大的毒蛇守衛着。如果你想要接近金羊毛，你必須踏過牠的身體。』

傑森聽了，苦笑了一笑。「那金羊毛被一個無道的昏君留置在這個地方，是沒有公理了。我准在明天日落以前要把牠奪了過來，倘因此而使我夭亡，那天下真是沒有公理了。」

米底亞聽得害怕了，說道「若非我指引着，那麼世間沒有一人能夠獲得那金羊毛。因為環衛那金羊毛的，除掉河以外，更有一堵二十七呎高的圍壁，壁上設有高聳的敵樓和三四層銅葉的大門；門外的壁作弓形，壁上有金的雉堞。門洞裏坐着一個野蠻的女巫獵手波蕊摩。當她的幾匹瘋狗一吠的時候，她馬上揮動起她手中的松火棒。除掉她是她的女弟子之外，實在沒有一個人敢去見她的面哩，她老遠就注視着，決不是任何陌生人能夠走近的。」

『沒有高到人類爬不上去的牆壁吧，沒有密到人類竟通行不過的樹林子吧，沒有毒蛇會小心得連魔法都制服不了牠吧，也沒有過什麼

女巫王，會凶惡得連符咒都軟化不了她吧。如有一位賢明的姑娘肯幫助這些勇士，那麼我終究可以獲得這根金羊毛的。」

這樣說着，他機警地望着米底亞，用閃爍的眼睛，死釘着她，直弄得她面孔紅暈，身子顫動地說道：——

「誰能去抵擋牛噴的火和對抗萬千的武裝軍士呢？」

「祇要妳肯幫助那個人，他便能抵擋，」傑森諂媚着她說道：「因為妳的聲名已然遍佈四海了。妳不是女魔裏的王，比在西方美麗島國上的妳姐姐澀斯，還聰明得多嗎？」

「我要是真和美島上我的姐姐澀斯住在一塊兒，現在倒決不會有這種痛苦的誘惑和思潮，來碎割我的心了。事既如此——爲什麼你得死呢——這裏我有付藥膏，係我取自荒涼的雪地裏，高入雲端的高加索山頂的帕肉米歇斯的傷口裏，神秘生出來的冰花所製成的。把這塗

在你的身上，你便可以增加七倍的氣力；把這擦在你的盾上，不論烈火刀劍都傷不着你了。不過這膏的效力，只能保持一天，所以你要開始有什麼舉動的話，必須在太陽沒落以前做完才行。又在你未種毒蛇牙以前，你還得用這膏擦在你的鐵盔上。當土壤的子孫們長起來的時候，把你的鐵盔撒在他們的岸上，戰神的致命種子，一定刈割牠自己而滅亡了。』

傑森聽罷，向她跪倒，不住稱謝，吻她的手。她便把那膏瓶交給他，顛顛地跑回去了。傑森也回去把他所遇的一切都告訴了他的同伴，並且拿出那藥瓶來給大家看。大家喜歡得不得了，只有一個愛達斯却妬嫉得幾乎瘋狂了。

第二天晨曦初日東昇的時候，傑森便起來沐浴，用藥膏塗遍了周身，又塗了鎧甲，鐵盔和武器。於是他叫伴侶來試試這法術究竟如何

他們便試想折彎他的長矛，但那堅挺得像一根鐵漬；愛達斯惡意地舉起他的刀研那矛，可是反而弄得刀刃粉碎，碎片飛在他自己的面孔上。於是他們用長矛刺傑森的盾，但矛頭和錫似地卷曲了；開恩牛斯想抱擲起傑森來，然他非竟連一隻脚都移動不得；坡來丟塞斯握了拳猛擊了傑森，論這一下的力量，足足可以打殺一頭牛，然而傑森僅僅微微一笑。英雄們快活的繞着他跳舞起來，傑森在那異常的體力的歡愉中跳着跳着吶喊着，直到太陽高高地昇起才止。這是到阿夷台斯那裏去叫他踐約的時候了。

傑森先派出台拉亡和阿李德斯去通知阿夷台斯說是本人已在情戰了。他倆在大理石牆下走着，到了黃金屋頂的下面，阿夷台斯這時憤怒得面色蒼白，立在他的客廳裏呢。

「光明的太陽神的兒子呵，實踐你對我們的誓約吧。給我們毒蛇

牙人并放出火牛來吧，因為在我們中間，得了一位能奪取金羊毛的戰士了。」

阿夷台斯本以為他們一定都連夜的逃跑了，聽了此話，恨得他只管咬牙。然而他又不便爽約，所以只得把蛇牙給了他們。

他傳令預備好車馬，又派了許多宣告員，曉示全城的居民；因此百姓一齊出來跟了他，走向戰神的野原去。

——傑森勝了阿夷台斯——

阿夷台斯坐在寶座上，兩旁擺開了幾百千周身裸了鎖子甲的戰士。男的女的把窗口，河岸牆等處塞得水洩不通。敏姐安的英雄也集合在一處，不過立在這樣的大羣眾裏，對比起來，真好比是滄海一粟了。

加魯修帕和阿爾格斯在那裏一發顫，米底亞却密密地裹在網子裏；阿夷台斯一點兒也不曉得她兩唇正在念着密咒呢。

這時傑森喊道：「踐你的約，請把你的噴火的牛引出來吧。」

阿夷台斯吩咐開了門，那些神性的牡牛便一齊跳了出來。牠們的銅蹄將地震得鏗鏘的響，鼻孔裏噴出一股一股的火燄，直奔傑森而來。但是傑森躲也不躲，火燄繞裹了他的周身，然而不能燒損他的一根毛髮。米底亞開始一念咒語的時候，那些火牛急急停止，而且身體發抖。

傑森登時躍上了最近的一隻，提住他的犄角。他們上來下去掙撲了一會，終於那牛跪倒屈伏了。因為這畜生在那巫女的凝視和嘴裏所念的神秘的咒語下，已然是形如槁木，心若死灰了。

這樣一來，所有的火牛都被馴服，被套上了木轆。傑森給他們駕上犁，用他的長矛直趕他們向前走去，把這方神聖的土地耕畢。

所有敏紐安的英雄都歡呼起來，阿夷台斯却急得直咬嘴唇，因為

傑森的工作已經完成了一半，而太陽還高高地懸在中天哩。

他便取了毒蛇牙在地裏播種，靜候着牠的變化。然米底亞注視着他和他的鐵盔，惟恐他忘掉了她所傳授他的秘訣。

說話間，每一個犂溝裏都冒出小土泡兒，更由每一個土堆兒裡面顯出一個人來。只見地裏出來成千累萬的人，個個兒從頭至腳穿了鐵甲，提了刀直撞傑森而來，傑森孤伶伶的立在中間。

敏奴安的英雄爲他急得面無血色；但阿夷合斯却譁笑着說道：「瞧！瞧！即使站在我左右這些士衛有缺額的時候，我也能從深深的地裏面喚出些來補充呢。」

然傑森摘下他的鐵盔，直向那些武士最稠密的地方打去。他們馬上變成莫明其妙的瘋狂，猜疑和恐怖的狀態。這一個向他自己的伴兒說：「你敢揍我！」另一個：「你是傑森，非叫你死不可！」於是地

裏長出來的那些妖物，怒不可遏地各自揮拳，打起自己的人來；直到他們完全伏屍在戰場上才止。他們打起仗來，真是從不疲退的。一會兒，這些神秘的犁溝，又裂開口來，仁慈的土地又把他們抱到胸懷裏去了；碧草也從新長了起來，傑森的工作，亦告完成。

英雄們起立歡呼，在山崖上的帕肉米歇斯神也聽見了這喊聲。傑森大聲說道：「乘太陽還沒有落山這空兒，引到金羊毛那地方去吧！」

但是阿夷台斯心裏想：「他制服了火牛，又播獲了這樣兇毒的致死的種子。他究竟是什麼人，把法術竟抵抗得這樣厲害呢？看來他一定還可以殺死那條毒蛇了。」所以他猶豫起來，和他的諸候聚着在一塊商量辦法，直至太陽西沒，大地都黑暗下去，他才吩咐一個傳令官宣告大家道：「今晚，各人都先回家，明天我們再和這些英雄商議關

於金羊毛的事情。」

這時候，他轉身注意着米底亞：「這是你幹出來的事，惡巫女！你幫助那些黃髮的外國人，使你的父親和你都丟臉！」

米底亞退縮而且戰慄着，她害怕得面無人色；阿裏台斯知道她的確犯罪了，低聲說道：「如果他們真要把金羊毛奪了去，非把你處死不可！」

然而敏紐安的英雄向他們的船進行時，像群獅被人騙取了肉食似地怒吼着；因為他們看出阿裏台斯是故意地愚弄他們，騙他們做了許多辛苦的勞工，奧勒斯說道：「我們一塊兒到那樹林裏去，用武力把金羊毛奪了過來吧。」

暴躁的愛達斯喊道：「讓我們拈鬮吧，誰拈得了，誰便頭一個去；因為富那怪物正想吞食那第一個人時，其餘的便可乘機殺掉牠，且

把金羊毛安安穩穩地拿回了來。」傑森雖然嘉獎他們，但是阻止了他們的進行，因為他等待着米底亞的援助呢。

不久，米底亞顫顫地來了。哭了好一會，才開口說道：——

「我快死了，我非死不可了；因為我父親已識破我曾幫助了你呀。不過要是他敢的話，他早把你們殺了；但他決不傷害你們的，因為你們曾經作過他的客人了。回去吧，馬上回去吧。只請你們遠過重海的時候，不要忘了我可憐的米底亞呵。」但是英雄們都嚷起來道：

「如果妳死，我們一定陪着妳死；因為沒有你，我們便不能奪得金羊毛；沒有牠我們就不能回國，祇有留落此地拚命一戰，直至最末一人算完。」

傑森說道：「妳原不必死。跟着我們一塊逃回去吧。先教我如何去取得金羊毛；這是非妳辦不到的。妳不是那林中的第二個女祭司嗎

？〔第一個是指那老巫女——譯者注〕請僅僅指示給我們如何能獲得金羊毛，并跟了我們回去，那麼妳一定將做我們的女王，而統轄靠海的愛魯庫斯所有敏紐安地方的富饒的諸侯了。」

米底亞哽咽了，震顫着，兩手遮掩了面孔。因為她心裡實在捨不得她的姊妹，朋友和自幼長育在這的故鄉呵。但終於她望着傑森，悲哽地說道：

「我必須離了鄉井，拋了親友，而跟陌生人們去越海漂流嗎？這是我天生的薄命呵，我只有忍受了。我決計把取金羊毛的密訣告訴你們。你們把船划到樹林附近，靠岸停泊；夜半可以請一位勇士伴着傑森上來，在牆下和我相會好了。」

這時所有的英雄都喊叫起來：「我是去定了！」「我也去！」「還有我！」愛連斯嫉恨得瘋狂了；他是事事想佔先的。然而米底亞叫他

們鎮靜，說道：「奧弗斯務必帶了他的神祕的豎琴跟傑森一同去；因為我聽說他是音樂之王，能夠迷惑世間一切的東西的。」

奧弗斯聽說結果自己果中了選，高興得拍手大笑起來；那時候詩人，和詩者同最勇敢的武士一樣的勇敢呢。

——米底亞和傑森盜取金羊毛——

所以到了中夜，他倆登岸會見了米底亞。她的幼弟阿勃瀝達斯牽着一隻一歲的小羊，也跟來了。

米底亞立刻把他倆帶到戰神門附近森林裡；她叫傑森在那裡掘了一條溝，又把羊殺了，擱在溝裡，更把奇異的草和從蜂窩裡取出鮮蜜撒在上面。

那時候野蠻的魔獵女波蕊摩，面前閃爍着赤火，從地裡面跳了出來，她的一群狂兇的獵犬也在左右吠着。其中有一隻頭像馬頭，又有

一隻像鸞鷲的獵犬頭，更有一隻像嗥鳴的蛇頭，更怪的每條狗子裡都握了一把劍，那老巫帶着狗躍進那溝，她們大吃大喝起來，這當兒傑森和奧弗斯嚇得混身發顫，米底亞却閉了她的眼睛。那魔巫吃完東西，帶了她的獵犬直向林中奔跳，就不見了。戰神門上的栓木落下，銅門大開，米底亞和兩英雄趕緊從漆黑粗大的樹幹裡面，跑過了前面的毒樹林，那金羊毛的閃光，直引着她們，至能看見那毛是高懸在一棵大樹上面才停了脚步。傑森剛想起要聳身跳上去扯牠下來，米底亞把他拉住，戰慄地指點給他看那樹根下，臥着一條毒蟒，身體像一棵山松似的盤繞在樹根上，要是伸展開來，足足有幾十丈長，發出青銅和黃金色的光輝。他們只能看見她身體的一半；那一半橫在遠遠的幽暗地方，是望不見的了。

那蛇看見他們走來，抬起他的頭，用她小而發亮的眼睛注視着他

們，閃縮着牠的分叉的舌頭，像山火燃爆似地叫囂得樹林子都震顫而且呻吟起來了。牠那叫聲，使每棵樹從葉到根一齊搖動。又越過河面，到阿夷合斯的宮殿，驚醒了全市入夢的居民，最後母親們都害怕把她們的小孩緊抱在懷裏。

然而米底亞和雷地招呼着那巨蟒，牠伸着牠的黑斑的長頸，舐着她的手，又向上望望她的面孔，好像想討點東西吃似的。這時候她便向奧弗斯遞了個暗號，他便開始唱他那神秘的歌來。

他這麼一唱，樹林子又沉靜下去了，角棵樹上的葉子也都靜止不動了；蛇頭低垂下去，銅似地盤曲的身體漸漸弛軟，閃爍的眼睛也倦疲地合攏起來，最後牠的呼吸緩弱得同一個小孩一樣；這時候夷弗斯便把能給一切人獸與海波以和平快樂的睡神招了來。

傑森小心翼翼的向前跳去，踏過了這條大蟒，從樹幹上摘下那根

英雄

九十三



從，蟒大條這了過踏，去跳前向地翼翼心小森傑  
• 來毛羊金根那下摘上幹樹

金羊毛來。於是四人急急忙忙跑出園庭，到了阿戈船所停泊的那岸上。

當傑森將那金羊毛高高舉起的時候，大家都靜默了幾分鐘。然後傑森才喊道：「阿戈船，如果你打算再見着皮里翁山，現在便快快地平穩地出發吧。」

英雄們嚴肅而默默地划動着喃喃的船槳，把手中的松木直彎折得像一枝軟柳。堅實的阿戈船，便在這划動中，款款的前進了。

前進，前進，在右露的暗黑下，他們如飛地迷下了獨的河流。在黑牆，廟宇和東方諸候的城堡下穿過；中途經過許多水閘，馥郁的花園，和奇果的樹林；又經過無數肥牛臥息的海地，和蕭蕭低鳴的高蓋塘；直到他們聽着波瀾在沙灘上發出可愛的音樂來，當他在月光之下孤伶伶的滾來滾去。

他們向巨波裡突着，阿戈船在浪花裡跳躍得像一匹馬，因為她知道爲要表現她的精神，和爲些英雄們與自己爭光榮的時候到了。

他們向巨波裏突進着，阿戈船在浪花裡跳躍像一匹馬，直至各英雄都靠在他的槳柄上喘氣；在這時候，那船便統入了平靜遼闊的海中。

於是奧弗斯取出他的豎琴，奏了一首凱旋之歌，英雄們的精神又愉快興奮起來。他們很奮勇而堅決地繼續划到西方的幽暗地方去。

〔第四章完〕

英  
雄

九十六

## 第五章：阿戈船一幫人被迫入不知名的海

——阿夷台斯追趕他們——

却說他們正向西方急急逃着呢，而阿夷台斯，也已整率着他的艦隊尾追來了。他距離還有好幾英哩的時候，快眼的林掃斯就望見了，喊道：『我看見東方很遠的地方，有百隻像白鵝群似的艦隊。』因此，他們以英雄的本色，加倍努力地划進，然而那艦隊一刻比一刻近來了。

——米底亞殺了她的親弟弟——

這時候，那黑巫女米底亞竟幹了一件殘忍的詭勾當；她把她的幼弟阿伯濯達斯殺死，并把他投在海裏，說道：『在我父親能撈獲并埋葬了這屍體之前，一定要耽誤許久的工夫，那麼便趕不上我們了。』

所有的英雄，都震驚起來，相互羞慚地望着；但因她會替他們奪取了金羊毛，所以終於沒有怎樣懲處那惡巫女。

阿夷哈斯來到這地方的時候，看見了漂在水上的屍首；他停留了許久，悲哭他的兒子，把他撈取上來，運送回家了。但是仍舊派他的水師向東方追去；并以可怕的咒誓約束他們道：『把那黑巫女給我捉回來，她應得慘痛的死。如果你們空手回來，你們亦將遭同樣的死亡』

——宙斯神的處罰——

阿戈船一幫人已經乘這當兒逃掉了。但是宙斯神看見了那個卑劣的犯罪者，便從空際撒下一陣暴風，把那船颳開了原來的方位，那風用逐日追擊那隻阿戈船在波濤和迷霧裏；弄得船上的人一點也摸不清他們漂到什麼地方，因為天暗日曠了。最後，這船撞在一片泥沙的小

英

雄

九十九



神斯宙的祖之神人

島間淺灘上面；一波又一波的衝越過船身，英雄一個個都無生望了。

傑森向希拉女神哀告道：『愛護我們至今的美麗的女王呵，爲什麼你竟於我們危難中，拋棄了我們，叫我們死在這無人知道的海水裏面呢？盡棄了我們備受顛連困苦換來的全功，并使我們永不能再返希臘和可愛的爬蛤撒夷海岸，這真太難堪了呵！』

釘在船頭的那根神奇の木枝立刻說出話來了：『因宙斯神動了怒，故降禍給你們。只爲在這船上曾幹了一樁殘酷的罪惡，這神聖船因血而染污了。』

有幾個英雄聽了這話就吶喊道：『米底亞便是殺人犯，叫這巫女自己擔當她自己的罪，殺掉吧！』他們隨即提起米底亞，正待將她拋下海去以抵小孩之死，而那神木又發話道：『在她沒到滿身是罪惡之前，不要殺她。惡報是慢慢地確實等待着她的，但因爲你們仍有借助

她的地方，她必須活着。她必指示給你們到居於西方群島裏她姐妹涅斯處的那途徑。到涅斯那裏是條極難走的路，但你們必須要去找她，她將洗淨你們的罪惡。」

所有的英雄聽了這神橡枝的吩咐，都放聲大哭起來，因為他們知道展在面前的又是一條險惡的路程，又得吃幾年的辛苦了。其中有幾個便痛斥那陰險的巫女，又有幾個說：「不，不，我們究竟受了她不少恩賜呢；要沒有她，我們永也得不到金羊毛呵。」但是大多數英雄却默默地咬他們的嘴唇，因為他們怕那巫女厲害的妖術。

現在海水漸漸平靜起來，太陽又射出光輝。英雄們將船撥下了淺沙灘，在那黑巫女的指揮之下，向前划行他們艱辛的路程，入了荒涼不知名的海中。

他們向什麼地方去，和他們如何竟到涅斯所居的島；這些我都說

不清楚。有些人說他們向西行去，溯伊斯脫河，出了阿錐梯克海，把他們的船拖過了雪覆的阿爾帕斯山。又有些人說，他們南行入了紅印度洋，過了產生香料的熱帶，繞夷削比亞而折向西方，終於到了利比亞，把他們的船拖過了熾熱的沙漠，又越過了山嶺，才到了介於富庶的西潤尼和老脫斯依脫海岸中間，滿鋪着許多的淺沙和富庶的西爾脫斯地方。然而所有這些話，實在都是幻想，寓言和不知名的地方的依稀的暗示罷了。

但是所有的稗史家一致的說他們到了一個用繩子和小滑輪，費了九天的工夫才拖了過去的地方，這才入了一個不知名的海裏。最好的一首古歌告訴我們說：他們怎樣的向北方行去，到了高加索斜坡地方，那船沉沒在海裏了。來到了泰坦曾騎了牛跨渡過去的那狹窄的西摩瑞波斯弗斯，此後又進了平靜的買奧梯德湖的緩流湖裏。其後他們又

繼續向北部走，溯坦奈斯河（我們現在叫做塘河的）而上，經過了基隴尼和梭柔買台和許多游牧的部落，和希臘詩人所說從寒冷的瑞乏安山裏盜取葛瑞芬金寶的獨眼阿瑞摩斯皮人等等地方。

他們又經過了精通弓術的西澤安的地方，和吃人的濤瑞部落，及在北極星下牧羊的游蕩的黑撥勃瑞人所住的地方。最後他們到了北部的大洋，即陰森慘淡的刻柔尼安海。阿戈船再也不能行動了，英雄們個個束手起來，頭低垂在手上，飢渴勞頓得心傷萬狀，祇好委身於死了。但是勇敢的舵夫安開奧斯又鼓了他們的勇氣，囑咐他們跳上岸去，費了幾天的辛苦，用繩和滑車拖曳這船，是否拖過了什麼土地，泥塘或是冰地，我都不知道，因為這歌曲像夢境一樣地參雜割裂哩。這詩上只又說，他們如何到了有名的長壽人的富國；又到了長埋在冰山雪谷的深處永見不到太陽的西摩略人的海岸；又到了建有世間最正義

的國家的烏米昂的華土；又經過了黃泉的入口，和夢幻所居的地方。

最後安開奧斯大喊道：『稍微忍耐一會兒吧，勇敢的朋友們，最大的災難一定要過去了；我看見了清新的西風吹蕩水面，並且聽得沙原上的海的流響了。故此支起帆柱，張出帆來，拿出點兒丈夫的氣概來抵抗一切吧。』

那神橡樹枝卻又說起話來了：『呵，願意我早就死掉而且沉溺在愛琴海怒濤下的可怕的青岩礁下面吧！那比這樣老漂泊着，並且因了我諸侯們的犯罪而丟醜着好得多了。阿勃瀧達斯仍然追踪着我，越來越使我痛苦了。現在我要再走近厄尼島，我必要受幾種險惡的驚恐，除非你們老貼着這陸地，一直向南航行，那麼我才能走出了大西洋而入那無岸的大洋呢。』

他們聽了，便爲那神木祝福，靠着陸地向南航行。但在他們能夠

越過這雲霧和暴風雨的厄尼島之前，忽然颳起黑暗而怒吼的風來了，捉住了船帆，而把船纜吹得快斷了。這樣被風吹逐了十二晝夜，也見不着太陽，也見不到星辰，只是由這個浪濤裏跳到那個浪濤裏，在這幽湧的西方的大海裏漂泊着。他們又喊起來道：『我們連現在到了什麼地方都不知道，這回一定沒有生望了。我們迷失在這樣慘淡的霧氣的黑暗裏，連南北都分不清了呵。』

但是那快眼的林掃斯在船頭上很高興的叫了起來：『勇敢的水手們，再振作精神來呵；我望見了一個遍生松樹的海島了，并有祥雲環繞着仁慈的地母的宅邸在上面呢。』

然而奧弗斯說道：『快避開那小島和宅邸罷，世間從來沒有人能夠在那裏登陸的。那兒除掉周遭的峭壁懸崖外，一處泊船的地方都沒有呀。』

因此安開奧斯把船轉了方向，約摸又走了三天多光景，他們才到了澀斯所住西方的優美的阿一阿一阿島。

——他們見了米底亞的姊妹澀斯——

傑森吩咐他們在那裏攏了岸，并上去搜查有什麼人類的踪跡。他們在岸上，正遇見了澀斯向着他們的船走來呢。她的頭髮，顏面和衣服似火燄地耀着光輝，他們一見她的時候，無不戰慄起來。

她走到了米底亞那裏去看她，米底亞將她的面孔藏在面紗裏面。

澀斯叫道：「呵，罪孽深重的女兒呵，妳忘盡了妳自己的罪孽，而來到我這四季開花的島上了嗎？妳上了歲數的父親和妳親手所殺的幼弟，現在都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我真一點兒也不希望妳能和這些妳所愛的異國人平平安安的回去呀。酒食我是可以給妳們送去的，只是妳們的船，萬萬不可停泊在我這個地方，因為船已為罪惡染污，而船

上的水手也已同樣的被染污了。」

英雄們都哀求她，但是毫無效力，他們號泣道：「請洗淨我們的罪惡罷！」但她終是打發他們走，說道：「到瑪麗亞岬去罷，那裏你們的罪可被洗淨，而且可以取道回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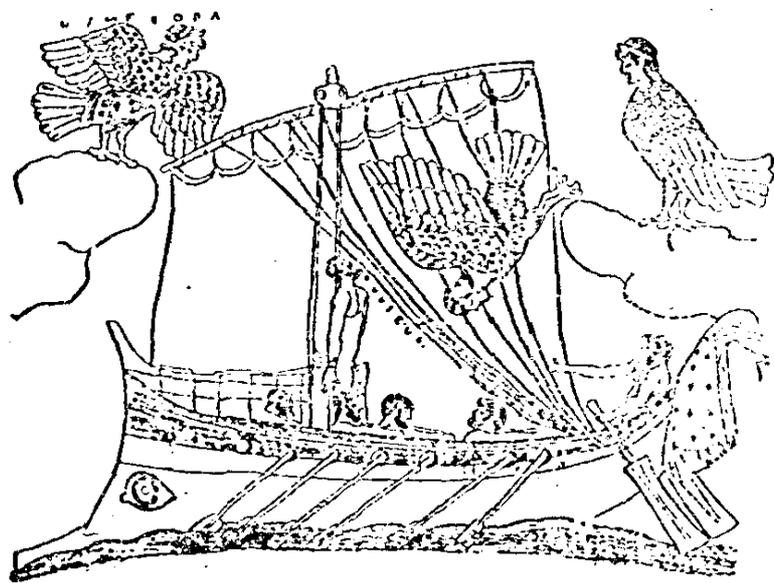
——賽潤斯的誘惑——

這時候起了一陣順風，他們又沿着夷勃然海岸的塔台澀斯地方向東航行。直至他們來到黑瑞扣斯的兩個海角，入了地中海。從這兒他們又航過了沙丁尼亞深海，和澳桑尼安群島，和特瑞尼安海岸的海角，最後他們於一個安靜明爽的夏晚，來到了一個遍地花香的島上。當他們慢慢地疲乏地向那島行近的時候，聽見了那岸上的美妙的歌聲。但是米底亞一聽見這聲音便驚跳起來說：「留神哪，諸位英雄，這是賽潤斯的島呵，但因另外沒有別的海峽可走，所以仍只有取道那裏，

但是誰要是傾聽那歌美，可要喪失性命的呵。」

歌者之王奧弗斯說道：『讓他們唱歌來和我比賽一下罷。我曾經陶醉過石頭，樹木，和潛龍；人的心可算得了什麼。說着他搶起他的七弦琴，站在船尾，開始奏起他神秘的歌曲來。

現在他們看得見在花島安西摩薩上面的賽潤斯了；三位美麗的姑娘，坐在斜暉下的紅石下面，同紅罌粟花和金黃蘭花畦圍繞着的海邊。她們以銀鈴似的溫柔而清脆的珠喉，低低地入睡似地唱着；這歌聲潛過了黃澄澄



賽潤斯族三位美麗的姑娘

的水面，直鑽入了英雄們的心坎，雖然奧弗斯一邊也還在奏着他的歌。

一切都停集到周圍來傾聽；鷗鳥沿着島排成了一列白隊；在海邊臥着取暖的大海慢慢地合着拍子顛着頭；同時銀色的魚羣也都浮到水面上來靜聽，在衝破了綠油油的池靜止水面時相互低語着。在上邊趕着雲彩向西方去的風神亦停止了聲音；雲彩則停留在蔚藍的天空裡，像一羣黃金的羊似的，聽得彷彿要入夢了。

當英雄們傾聽着的當兒，船槳從他們的手中滑落，他們的頭低垂到胸口上，又閉攏了他們倦怠的眼睛。他們幻想明潔的花園，和在松風之下的小睡，終了又幻念到他們全部的勞苦幾乎等於傻幹，他們再也不想什麼名譽不名譽了。

這時候，有一個英雄突然抬起頭來大聲說道：『永遠這樣漂泊，

有什麼益處呵？我們在這兒停下休息一會兒吧！」另一個：「我們划到岸邊去，仔細聽聽他們所唱的辭句吧！」另一個：「我倒不管什麼辭句，只是想仔細聽聽這音樂，他們要唱到我入睡，那麼我可得以安意了。」

人間最美者，潘當的兒子伯特斯，跳入水裡，向着岸邊游泳，喊着：「我來了，我來了，美麗的姑娘呵，爲聽妳們的唱歌，我願意老於此鄉。」

米底亞拍着兩手高呼道：「奧弗斯，放大點兒聲音唱呵，唱一首豪壯的調子，警醒這些不幸的懶漢吧，否則他們將無一人再見得着希臘了。」

奧弗斯馬上舉起他的豎琴，以巧妙的指法嘈嘈切切地彈了起來。弦聲和歌聲的高亢有如靜夜時分的喇叭；震動得空氣有如鳴雷，弄得

山搖海蕩；陶醉人的心魂，有如烈酒，使得各人的心腑在胸膛裡激動起來。

奧弗斯唱奏着勃修斯神的事蹟。內叙諸神如何領着勃修斯神過了水陸等地，又他如何殺了那可厭的高剛怪物，因而娶得了一位天下無匹的新娘。天上的一顆明星，和他的妻將永垂不朽，永受世間眾生贊仰的他，現在如何與諸神一塊兒安居在俄令普斯山上。

——奧弗斯用音樂戰勝了賽潤斯——

奧弗斯這樣唱着，賽潤斯們亦相互隔了黃澄澄的海水對唱着；直到奧弗斯的歌聲，壓沒了賽潤斯的，那些英雄才又握起他們的漿來。

他們吶喊着：「我們必須要像勃修斯的爲人，我們決定勇敢忍耐到底。英勇的奧弗斯呵，爲我們再把他的謠唱一遍，使得我們忘懷那賽潤斯和她們的魔力吧。」

當奧弗斯唱着的時候，他們依着音樂的節拍，便舉槳力划，急急的逃走；賽濶斯的聲音，在他們的船所經過的激浪聲裏，糊忽的消失了。

——最美的女神救了伯特斯——

然而伯特斯泅到了岸上；跪在賽濶斯的面前叫道：「接着唱呀！——」但是一種神秘的睡意襲來，並且有什麼低微陶醉的聲音在他耳邊鳴着，他一個字兒也不能再說了。他全身橫倒在石塊上面，忘懷了宇宙的一切，永也見不到他身邊鋪滿着男子尸骨的悲慘的海岸了。

不久，這三位美麗的姑娘，唇上帶着殘酷的笑容立起來。她們像豹子爬向牠們餌食似地慢慢爬到他那裏；他們的手簡直像老鷹攫住了犧牲物，要吃的時候的瓜子一樣。

但是美女神中之美女神阿弗柔第在最高的夷大連山峰上望見了他

，她憐愛他的年輕和美兒，馬上從她的金寶座上跳下如同一顆隕星似的，拖了一串光芒，從天空中降落下來，直落在賽潤斯的島上，在她們的爪下將犧牲品奪去。她把正睡着的伯特斯抱起，裹在黃色的雲霧裏面，直帶到里里勃姆的山頂上。他就在那裡很甜蜜的睡了許多年。

但是賽潤斯看見她們終爲人所敗，憤怒得悲鳴起來；竟從岸上跳入大海，變成了幾塊岩石，直到現在還遺存着。

——銀腳女神救他們出了六頭怪的險——

說到阿戈船一幫人，這時來到了里里勃姆海峽，又看過了西西里三角洲晝夜呻吟的巨人恩西來達斯便臥在這島下面。他要是一翻身，則全地球都要震搖；他要一呼吸，則從栗樹林上面愛特納山中最高峰的尖峰裏，呼呼地噴出火燄來。在那可怕的海浪裏面，海怪卡瑞勃底斯

想捉他們，就叫他們的船在一極高的圈圈裡打轉，只轉得那船在漩水的吞卷裏面，前進不得，後退也不成。

正在他們掙扎存亡之際，他們看見他們附近，對岸的海峽旁有一塊頂上圍着雲彩的岸石聳立在水中——那石光滑得好似經人手磨過似的，總然有人長了二十隻手，二十隻腳，也沒有一個能夠爬得上去；在山之中部上面有一個被霧環繞的洞，洞口是朝西。

奧弗斯見了這個，太息并搓手道：『恐怕我們沒有逃出這漩渦的希望了。因為那洞裏便是住的小狗叫聲的海鬼婆西拉呀；關於她，在我們從希臘出發以前我母親就警告過我；她有六個頭，六個長鬚子，便隱藏在那暗洞裏面。無論什麼東西：像鯊魚，海豹海豚，和海女神愛飛吹特的一切魚族；只要流經她的洞口，她便把他們捉住。從來沒有過航海員敢誇口說是能平平安安的行經那塊石下的。因為那女怪在

她們伸長了六條長頸子，每一嘴便能活吞下一個人去呵。現在有誰來  
救助我們呢？希拉和宙斯都憎惡我們了，而且我們的船已爲罪惡所染  
污，要有什麼不幸事件發生，我們是准死無疑了。」



們仙女的下手他領率，斯第西神海女脚銀  
景光的船戈阿救搭來出走面裏底海從

這時候，皮勒斯的妻銀脚女海神西第斯，因為戀念她的勇敢的丈夫，率領了她手下的女仙，從海底裏面走了出來；她們像一羣白海豚似的，從這波跳到那波，或在船前，或在船後，又有時在船的旁邊，玩那海豚的遊戲。她們捉住了這船，牽着她，來回倒着手兒使她前進，像姑娘們投遞皮球兒似的使那船搖搖地行過了怒濤巨浪。西拉正伸長了頸子想吞攬那船的時候，女仙們幾掌便將她們貪食的腦袋打了回去，女仙的玉手一觸在她們的頭上，她們便像狗似的叫了起來，嚇得退進她們的洞裏去了，要知道，從來惡不敵善呵，因此阿戈畢竟能於後方吹來的一陣順風中，平平安安地通過了這地方。不久，西第斯和她手下的仙女們沉進她們海底的珊瑚洞裏，到四季開花萬紫千紅的花裏園去了；同時英雄們歡歡喜喜地繼續前進，只是一邊還擔心着不知往後又要遇到什麼變故哩。

——他們到了費西市——

其後，他們毅然決然地因疲不堪地划行了好幾天，他們望見了一個長而高聳的海島，島外更有一片山地。他們尋到了一個港灣，便大着胆划了進去。但不一會兒他們便將船停住，驚訝起來，因為在島上有一個大城，山崖上高聳着廟宇，園牆，花園和堡壘等等。而且兩峯有一所港灣，口極狹，而內部却極廣；岸上面擱了無數已經曬乾了的黑船。

於是聰明的舵夫安開奧斯說道：『這有什麼新奇呢？所有的島嶼，港灣，和海岸的曲折，我無不熟識。這兒應該是少數野蠻的牧羊者所居住的塔賽斯島，所奇的是那裏來這些新港灣和磨光的石碼頭呢？』

但是傑森說道：『他們決不能是野蠻人。我們且走上去，相機行

事吧。」

所以他們便划進港去，在許多比阿戈大得多的黑色船舶間穿過，泊在磨光石的碼頭下。他們見了那麼大的城市，裏面有輝煌的銅屋頂，和大理石的高牆，上面更有堅固的檻杆，無不驚奇。百姓，商販，水手，奴隸們都拿着貨品在船叢熙熙攘攘地來往，〔譯者按：古希臘的社會的經濟基礎是完全建築在「奴隸制度」上面的，希臘各地，除極少數的自由民外，都是「奴隸」，供自由民驅使。〕英雄們都覺得氣綏起來，相顧着說道：『在愛魯庫斯出發的時候，我們都自以為是一個很英武的海員呢；而今到了這個城下，真彷彿螞蟻在一窩蜂巢前面似的，顯得我們多麼渺小呵！』

這時候，水手在碼頭上粗暴地喊着他們道：『你們是什麼人？——我們這裏不歡迎外國人，更不歡迎海賊。我們是自己治理自己

的事務呵。」

然而傑森很謙和地，用許多諂媚的辭句回答他們，并且誇贊他們的城市，港灣和雄巍的艦隊。「你們真正是坡西敦的子孫，是海上的霸王呵；我們不過是飢渴勞頓力竭漂泊的可憐水手罷了。祇請賜給我們些食物和飲料，我們就平安的繼續我們的航程了。」

那岸上的水手大笑着說道：「客人，你們倒還都懂事。你們說話很像誠實的人，那麼請看我們也要誠實地款待你們。是的，我們是坡西敦的子孫，是海上的霸王。然而你們不妨登岸吧。你們必將受我們最優越的招待哩。」

於是他們跳上岸去，都僵硬疲乏極了，面上是長而亂的鬚鬚和日炙的兩頰；身上穿着破爛雨雪污染的衣飾；攜着為波浪弄鏽的武器。水手們看了他們那付神氣都譏笑起來，（因為他們一向粗魯慣了，本

心却是極仁慈坦白的。〕有一個說道：『這些傢伙都是第一次當水手的，而且像暈了一天船的樣子。』另一個又說：『他們的腳，因為划得過久而彎曲了，以至他們走起路來，活像一群鴨子。』

聽了這種論調，急躁的愛達斯剛想掌他們，然而被傑森拉住，直至有一位巨商，一位高大而威嚴的男子向英雄們說道：

『客人們，請不要動怒；那些孩子必是打趣兒玩玩罷了。我們一定很忠實誠懇的招待你們，因為窮困和異國人都是從神那兒來的。你們的樣子體力，和武器並不像一般普通的水手呢。跟着我到那富饒的船員之王阿森納斯的王宮裏去吧，我們必將充分熱誠地款宴你們。宴畢還要請教諸位的大名呢。』

但是米底亞躊躇戰慄了，他低聲告訴傑森道：『我們被騙了，現在走上了毀滅的路途了。我在人叢裏看見了我本國的人也雜在中間，

他們是和我父親的國裏一樣，穿着鐵甲短衫黑眼珠的庫爾齊人呀。

傑森說道：『要說退回去，可是太晚了。』他又朝着巨商說道：

『慈愛的先生，這是什麼國家，這新建築的城市叫着什麼名字呢？』

『這裏是眾神所愛的費西市。他們像朋友似的到我們這兒來一塊兒吃飯，和我們一塊兒坐在客廳裡。我們都是從李伯尼亞地方的賽刻老皮斯人那兒逃出來的，因為他們掠奪我們與人無爭的商人用血汗賺來的器物 and 財富。因此坡西敦的兒子挪西澀斯率領着我們來到這裏，後來他便一無牽挂的死了；現在是他的兒子阿森納斯和最聰明的皇后阿瑞特統給着我們。』

於是他們走過上了街衢的廣場，他們沿着碼頭走去，經過蒼髮，船王坡西敦的華廟前面，那裏很整齊地放了無數的船纜，帆杠和桅杆

，可是他們愈走愈驚異起來了。而且廣場的周圍，有螞蟻那麼多的船工，在那兒忙着搓繩，刻船首，刨着桅杆和船槳的工作呢。敏紐安的英雄們靜悄悄地穿過許多潔白大理石的街道，最後到了阿森納斯的宅邸，一看更加驚異起來。因為那麼雄峻的宮殿在太陽下面輝光四射，從門口直到最裏的屋子的牆壁都是黃銅片所砌成，而所有的門也都是金銀製成的。大門兩旁，蹲着許多活的黃金狗，這些狗是永不老不死的；牠們是從海非斯脫斯在檸檬島上的熔爐裡鑄出來的，鑄成後竟如此的巧妙，就送給阿森納斯來作黑夜守門用的。門裏面，靠着兩旁的牆放了兩張寶座，由寶座起直到全廳，鋪滿了富麗堂皇的地氈。在這上面，那些練習航海的費西市的巨商們洋洋得意地大吃大喝，一年到頭這地方是不斷宴會的。每一精磨的祭壇前放一個鑄的人像，手中舉着火把，給來賓整夜照着亮兒。圍着這屋子外，坐着五十位侍

女，有的在磨機上磨粉，有的在紡錘上搖絲，有的在織機上織布。她們的纖手在梭子裏面穿遞的時候，像蕭蕭的白楊葉似閃爍生光。

宮殿的前方，有一所四面圍牆的大花園，栽滿了壯碩的果木；灰色的橄欖，香甜的無花果和石榴，梨和蘋果，都是終年結着果實。因為有不斷的西南風滋潤牠們，使梨在梨樹上，無花果在無花果樹上，葡萄在葡萄架上，從冬初到春末，永遠是成熟而豐盛的。遠遠盡頭處，有華麗的花畦，四季裏都開着花。還有兩條清幽的泉水湧出：一支流經園內各地，一支流到宮門之下，供給全鎮人民作飲料。聰慧的阿森納斯，真算得「得天獨厚」了。

——他們見了阿森納斯王和阿瑞特王后——

且說那些英雄走進來，看見阿森納斯正在和巨商們歡宴，旁邊放着金的符節，身上穿着金質的硬衣，手裏舉着一個雕琢的無柄酒杯



古希臘婦女紡織金絲的行情

，像他祖父坡西敦似地高在石寶椅上面呢。而且看見那聰明可愛的后阿瑞特也立在旁邊，她依着柱子在紡織金絲。

這時候阿森納斯立起來歡迎他們，請他們坐下用飯；僕役們把桌，麵包，肉和酒都擺了起來。

但是米底亞戰戰兢兢地走到那美麗的皇后阿瑞特面前，跪下抱她的兩膝，哭着說道：——

『美麗的皇后呵，我算是您的客了。我以宙神大神的名懇求您請您千萬不要把我送回我父親那兒去受什麼可怕的死刑吧。只請您我自負苦惱，放我走了吧！難道我已經身受的懲罰和羞辱還不夠份嗎？！』

『面生的姑娘，妳叫什麼呀？妳的祈求又是什麼意思呢？』

『我叫做買底亞，是阿夷台斯的女兒。我今天在這裏看見了我』

鄉的人了，我知道他們是特來尋我，要把我捉回國去處以殘酷的死刑哪。」

阿瑞特皺着眉頭說道：「女侍們，來把這姑娘領到裏面去，讓那些巨商去裁斷吧，我不管這事。」

阿森納斯從寶椅上跳了起來，大聲問道：「客人們，說呀，你們是誰，這位姑娘又是什麼人呢？」

傑森說道：「我們是敏奴安地方的英雄，這姑娘的真實來歷，她自己已經說過了。我們是那駁四海知名的去取金羊毛的人。我們遠涉重洋，經了無數人類從未見過苦難才來到此地。我們出發時候有許多，現在回去，剩得寥寥無幾，已散失了無數高尚的伴侶了。所以，請你像您待客人那樣地，讓我們平平安安地走了吧。那麼世人必將稱頌您說：「阿森納斯真是位賢明的皇帝呀！」」

但是阿森納斯皺着眉頭，立在那裏思索了一會，最後才說道：

『假如那樁已經做的事情還不會做出來的時候，那我今天必定向自己說：「阿森納斯能夠得到阿戈船的一幫人做他的客，真是他和他子孫的光榮呵。」但是那些庫魯齊人也和你們一樣，是我的賓客。原來他們尋遍了希臘的海，終於沒有找着你們，既不敢走向遠方去，也不敢折回本國，故此率領他們所有的艦隊停在這裏守候你們，到現在有一個月了。』

『請他們選出他們的鬪士來，我們要一個對一個的決鬪一下。』

『我們的客人，沒有在我們的島上鬪爭起來的道理。而且你們要是真出去的話，他們的人比你們多得多啦。我這個人只知道依公理行事，我和你們雙方公正地裁判一下吧。』

他又轉向他的巨商們說：『把這事擱到明天再說。今晚我們得先

款宴我們的客人們，並聽聽他們的漂浪的故事，和他們怎麼遠涉重洋來到此地的。」

阿森納斯吩咐侍役把英雄領到裏邊去，請他們洗澡，換衣服。他們好久沒有洗澡了，這一次看見熱湯，便高興得了不得。他們把四肢上的鹽垢洗掉，從頭至腳塗上了油，梳一梳他們金黃的頭髮。這才又回到客廳裏來，這時巨商們都起立對他們表示敬意。每個商人都對着鄰席的商人說道：「無怪他們會這樣名聞四海了。雖然他們經了無數風霜雨雪的催殘襲擊，但這時堂堂地立在那裏真像許多巨神泰坦神和從俄令普斯山上下來的神仙呵。想許多年前，正當他們青春的盛期，在愛魯庫斯地方出發的當兒，更不知該是怎樣壯美的雄姿呢！」

不久，他們出來走到花園裡，巨商們說道：「英雄們，和我們競走一下，看看是誰的腿最快。」

『我們剛從船裏上來，四肢還是僵硬的所以不能和你們競走。而且我們會失去了兩個跑得最快的伴侶。他倆個是北風的兒子。但是你們以為我們怯懦麼？倘你們願意試驗試驗我們的氣力，那麼像射箭，打拳，和角力等，我們能與世間無論什麼人來對比一下呢。』

阿森納斯聽罷微笑，回答道：『英勇的客人，我很相信你們。像諸位這樣長的肢體和潤的肩膀，我們這裏是決沒有人比上你們的了。因為我們除掉宴會，唱歌，彈彈豎琴，跳跳舞和在岸上跑跳圈兒以伸張我們的四肢外，竟一點兒也沒有注意什麼拳鬥和弓術等哩』

說着那些巨商就在那兒跳舞，競走起來。直到夜黑才一塊兒走進法。

於是他們開始飲食，安慰他們疲倦的精神。最後阿森納斯喚來一個使者，吩咐他去把彈豎琴的人請來。

使者出去，叫了那彈豎琴的，攙着他領了進去。阿森納斯給他割了一塊最肥的腰肉，送給他說道：「高貴的彈琴者，請爲我們彈奏一曲，并使英雄們的心懷快活快活吧。」

彈琴者便彈唱起來，同時舞者也跳了許多新奇的舞姿。其後翻筋斗的亦表演他們的技藝，直到英雄笑破了肚皮。

這時候，阿森納斯問道：「航遍了海洋，見識過各種國家的習俗的英雄們哪，請你誠實的告訴我，你們可曾見過像我們這裏的跳舞，或是音樂和歌唱麼？這些我們自誇是世間最好的呢？」

「這樣的跳舞，的確未曾見過，」奧弗斯回答：「你們的歌者要不是阿波洛神親手教出，便一定是位文藝女神的兒子——必是這樣一位幸福兒。祇因我也是如此，雖然不及他那麼好聽，我也會唱一兩次歌呢。」

阿森納斯說道：『可敬的客人，那麼，請唱給我們聽聽吧。我們必將贈你珍貴的禮物。』

奧弗斯便拿出他神秘的豎琴，彈了幾首歌，像關於他們從愛魯庫斯城出發航行，和經歷許多困厄，以及獲得金羊毛呵；米底亞的愛情呵，和她如何援助他們，與他們一塊遍歷山川呵；又關於因遇見妖怪，岩礁，與暴風雨而生出的一切可怕的苦難等等。這樣生動悲壯的長歌，直聽得阿瑞特皇后心腸變軟，而其餘的婦女都哭泣起來了。巨商們各從金椅上立起，拍手大呼道：『航過未知的大海的阿戈船一幫人萬歲呵！』

奧弗斯又繼續彈奏，述說他們經過滯緩的北海，和無邊的外洋，到了西方優美海島的行程；述說那賽潤斯，西拉，卜瑞伯底斯和他們所遇見的一切異聞奇蹟，一直唱到夜盡天曉，但是巨商們一點也沒有

睡意。每人以手支頰，安坐着靜聽。

最後奧弗斯唱奏完畢，他門才面容深思地一塊兒走了出去。眾英雄便在阿瑞特后舖了地氈和挂布的廣濶門廊外間裏睡了，這是一個可愛的清靜的夏晚。

——阿瑞特和阿森納斯都回心轉意了——

阿瑞特爲米底亞苦苦的懇說她的丈夫，因爲她的心已軟化了。她說：『神自然會懲罰她的，但我們都沒有這權力。且她畢竟是我們的客人，是向我們懇求的人，懇求者就是宙斯神的女兒呵。而且誰敢將一對同經苦難後的夫妻生生拆散了呢？』

阿森納斯聽了微笑。『那歌人的曲子把你誘惑了；但我必不能忘却公理，曲子究竟變不出公理來哪。我必須對自己的姓名忠實。我既被喚作意志堅強的阿森納斯，那我決不能辜負阿森納斯才行呵，』然

而阿瑞特仍舊懇求着他，終於把他的意志說轉過來了。

——傑森說服了庫爾齊人——

第二天早晨，他派出傳令官出去，把巨商都召到廣場上來，和他們說道：『這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呵；記住也只有這一件事情。敏妮安的英雄住得離我們極近，我們常常會在海上碰到他們的。但那阿夷台斯可住得遠了，我們僅聽到他的名姓罷了。在住得離我們極近和極遠的兩者之間，究竟是招惹了那個，比較要安全些呢？』

巨商都大笑，并誇贊阿森納斯的智慧。於是阿森納斯把敏妮安的英雄和庫爾齊的水師也都叫到廣場裏來。他們來後，面對面站好，只有米底亞一人留在宮裏。阿森納斯說道：『庫爾齊的好漢的對於這位女子，你們負着什麼樣的使命呢？』

『就是來把她帶回本國去，以便處她以辱酷的死刑；但倘使我們

回國時候沒有她的話，我們便要代她受死了。」

阿森納斯又轉向敏紐安的英雄，說道：「依奧拉斯的子孫傑森，你對於這事又有什麼要說的呢？」

「我要說，」伶俐的傑森道：「他們來此負的是件絕對不會成功的使命。庫爾齊的英雄們呵，你們自以為能夠使她——那精於各種符咒和水術的巫女，跟了你們走嗎？她必把你們的船拋在淺灘上，或把那野蠻的女獵巫波蕊摩招到你的面前；或是手銜竟從她的腕上脫落，而她却乘了龍車逃掉了；或不這樣，而更用別的法子，因她是有千變萬化的詭計和巧着的呵。勇敢的英雄們，你們嚷着回國，要像來時一樣，再去身臨大海，包斯弗弱斯海峽和暴風雨的愛琴海，重受一番苦難，究竟有什麼意義呢？這些海岸的周圍，有許多優美的地方等待着像你們這樣英武的人去哩。到那種地方去住居，並創造新的都市，

不管阿夷合斯或是庫爾齊人的事，總比什麼都強吧。」

於是那些庫爾齊人中間，私語聲大作。有些人大聲說道：「他講的一點兒也不錯呵，」又有人說：「我們真是漂泊得夠啦，再也不去航海了。」最後，他們的首領向着傑森說道：「這麼看來，她對於我們是一種禍水，對於她自己的門楣亦是一種禍水，則對你也必將成一種禍水呢。你既不能看出，便娶了她吧。我們是決將向北方航行了。」

阿森納斯隨即給他們食品，飲料，衣服和種種珍貴的禮物；同樣也給了敏奴安眾英雄一份，把他們一起兒和平無事地打發走了。

傑森給他自已弄了許多苦惱和恥辱把陰險的巫女收留起來了。庫爾齊人則直向北去，阿維阿梯克地方，便住在那兒了，并在沿海建了不少的城鎮。

——又遇了一次暴風雨并失了兩個同伴——

英雄們向着東方他們心愛的故國希臘趨行，但是又突然遇了一陣暴風雨，把他們颳到遙遠的南方去。他們在伸手不見五指的狂雨下掙扎得精疲力竭，連自身在什麼地方，全不曉得了。結果他們又絕了一切希望。經了許多磨折後，才又漂到一塊陸地的邊上，黎明時他們便涉水登岸。但他們所登的就是熾熱的非洲，介於牛米底亞國和西潤尼市之間，最易陷沒船隻的賽特斯欽沙，和悽慘不毛的平原呵。故此他們除去沙灘和荒寂的鹽水池外，別的一點也看不見。在他們重能將船划出大海以前，實在餓着肚皮游蕩了不少天哩。在那兒，還死了一個甘瑟斯，他正在追趕一群羊的當兒，被牧羊人所擲的石塊打死了。此外更喪失了那通曉鳥語的寓言者莫帕薩斯，只因他被一條蛇（這蛇是坡爾溫斯所帶着過沙漠的，從郭爾剛的頭上跳出來的許多蛇中的一條

咬傷了腿部，故此未能預言及他自己的死亡。

——赤熱的銅火怪的毀滅——

最後，他們又竭力向北方划行了好些天，直到他們的水用盡，糧食也吃完了，他們飢渴得要命。最後才看見了一個狹長而陡峻的島，和座矗立雲端裡的青峯，他們曉得那便是艾達峯和有名的克里得島了。他們說道：『我們便在克里得島登陸，去訪那公正的國王買諾斯和他所有的繁榮與富貴吧。至少他當能盡其地主之誼來待我們，使我們在岸上灌滿我們的水桶吧。』

但是當他們向那島走近點兒的時候，在山崖上見了一種怪特驚訝的景象。原來在一個西向突出的岬上立着一個比任何山松更要高大的巨人，巍巍地像一尊晶瑩的銅塔發射着光輝。他四方一見，看見了阿戈和她上面的水手；他一看見他們，比駿馬還要快地走近他們，一跳

便越過了山谷，在高原上大脚步地跨踏過來。當他們走得和船上的人們平行了的時候，他上下揮舞他的胳膊，好似一隻船升降帆杠一樣，又如山上的軍號的響聲似的，用他的銅喉大喊道：『你們是海盜！你們是海盜！如果你們要在這裡登陸，馬上就結果了你們的狗命！』

英雄們登時高呼道：『我們不是海盜，我們全是誠實良善的人，我們只是來討求些食物和飲料呵。』但是巨人更加狂喊道：

『你們是海盜，全是海盜；如果在這裏登陸，你們一個也活不成！』

他於是像旗號似地揮動他的手。他們便看見在島裏有無數人趕着他們的羊群跳來跳去，同時山中起了一陣燄火。隨後，巨人跑上一個山谷，便不見了。英雄們倚了他們的船槳，嚇得不知所措。

但是米底亞的唇上露出了狡獪地微笑，心裏算就了狡獪的策略，

站在那裏，從威厲的黑眉下靜察一切。最後她才說：「我很知道這個巨人的。我在東方就聽到過他。火王海非斯脫斯在地球下面的愛特納的鎔鑪裡把他鍛鑄出來，給他起了個名兒叫做合拉斯，又把他送給買諾斯作臣僕，守衛克里得海岸。他每天要繞着這島巡行三遍，並且永不臥下休息；如有外國人到岸，他便躍入那邊山巒裡面冒火燄的火爐裡面；燒熱後，便向那些外國人衝去，在他的銅手裏把他們燒死了。」

所有的英雄都喊道：「聰明的米底亞，我們該怎麼辦呢？我們必須有水，否則就要渴死了。血肉之軀，我們是對付裕如的；但誰能抵擋這赤熱的銅傢伙呢?!」

「要是我聽的故事兒是真的話，我能抵擋這赤熱的銅傢伙的。原來他們曾告訴我說，那傢伙的全身裏面充滿了火漿的脈管，此管是用一個釘子塞住的。只是我不曉得這釘究竟在什麼部分。但那釘子倘能

弄到我的手裡，你們儘管放寬了心去裝鮮水罷。」

她隨即吩咐他們把她送上岸去，再把船划開，靜候着什麼事件的發生。

但是英雄們把她孤伶伶地放在岸上，很是忸怩。對於服從她的吩咐，頗現難色。傑森却說道：「她對我較之對你們中任何一位都要親密些；然而我却信得過任他登岸呢；要知在她那美麗智慧複雜的腦海裏面的計畫，實在比我們夢想所能的還要多呵。」

於是他們把那女巫放上了海岸。她做了極優美的姿態立在那裡，直到這巨人在爐裡燒得從腳到頭都赤熱了，才大脚步跨了來。草地，一經他踏着，便立刻滋滋作響而且冒起煙來。

及他望見她獨自一個人站在那裡，才停止了脚步：她大胆地一動也不動地仰視他的面部，而且開始唱她那奇異的歌：——

「人壽至短迫，歡樂隨之滅；縱有銅火身，亦難逃此劫。銅無不鏽，火無不熄，「時間」次第毀一切！」

人壽至短迫，歡樂不能延。倘能永生誠大樂，長生不老若神仙

神仙脈裡有神漿，神漿能賜吾人長生，不老，永樂永康強。」

於是台拉斯說道：「不相識的姑娘，妳是誰呵；而且那裡去弄這種長生不老的神漿呢？」

這時候米底亞拿出一個水晶的瓶兒說道：「這裏便是長生不老的神漿。我是女巫米底亞，我的姊妹把這瓶子給我，囑咐道：「拿去慰勞忠實的臣僕台拉斯，因他的威名已然遍傳各地了。」來吧，我將爲你把這神漿注入你的脈管裏去，那麼你便能夠長生不老了。」

那個憨直的台拉斯聽了這誑話，當真走來了。米底亞却又說：「

你先得在海水裏將身體浸涼了才行，否則要燒壞我的柔指呢。然後把你的脈管位置指給我看，以便注入神漿。」

那個憨直的合拉斯真個跳入海裏去，只弄得海水滋滋地作響，更沸騰而且冒出蒸汽來。然後跪在米底亞的面前，把那秘密的鐵釘指點給她看。

她慢慢地拔出那個釘子，但并不把什麼漿注進去，而讓火漿像赤熱的一條鐵河流了出來。合拉斯拚命地想跳起來，嘴裏喊道：「奸詐的巫女，妳毀了我啦！」但她向他舉起兩手，而且唱歌，直到他在她的咒語下跌到不能再起。他倒地的時候，他的銅肢沉重地發去鏗鏘的聲音，地球受了這重載而呻吟着。火漿從他的腳部蜿蜒的出來，像一條火山鎔流似的直流向海裏去了；米底亞哈哈大笑，并招呼那些英雄道：「上岸來安心地給船裝水吧。」

他們便上了岸，看見了橫臥而死的巨人，都跪下吻米底亞的脚。將船裝夠了水，又得到了許多羊和牛，才離開了這荒涼的海島。

——滌清了罪惡，回到了故鄉——

又冒了許多險之後，他們終於來到奔羅不尼斯半島西南的瑪麗亞地角。他們在那地方獻了祭品，奧弗斯爲他們洗淨了罪惡。隨後又向南划行，過了拉可危亞海岸，到了孫尼亞姆的時候，大家實在是疲乏不堪了，終於划上了優色安海峽，重新看見了皮里翁山，和阿非台夷和臨海的愛魯庫斯城。

他們把船划上了海灘，但再也沒有一絲餘力去把牠拉上岸來了。他們爬在石子上面放聲大哭，直至連哭泣的氣力也沒有了才停住。因爲所有的屋舍和樹木都改了樣子了，看到的人面也都是陌生的了。當他們回想起他們的青年時代，和一切的勞苦，以及散失的那些勇敢的

同伴的時候，他們回到故鄉的快樂完全被悲哀吞噬了。

那些團團圍住他們的百姓問道：「你們究竟是什麼人呵，却儘管坐在這裏啼哭？」

我們就是早年出去航海的，你們諸侯的子弟呵。我們是爲奪獲金羊毛而去，現在總算把他帶回來了，此外還帶回來了悲哀。請告訴告訴我們的父親們和母親們的消息吧，如果其中有誰還存在世間的時候

。』

於是那地方便起了喊聲，笑聲和哭聲。所有的諸侯，都到這海岸來，他們把英雄迎回各自的家裏去，并且哀悼那些死難者。

傑森同着米底亞進了他叔父的宮殿，這時候，年高跛足瞎眼的皮里亞斯王正挨了壁爐坐着；對面坐的便是愛森，卽傑森的生父，也足跛眼瞎了。這兩位老人想湊近爐取暖的時候，他倆的頭顫動得碰到一

塊兒去。

傑森在他父親的膝前跪下，啼哭着，又喊着他父親的名字。那老人伸出手來摸着了他，說道：『不要拿我開心呵，年青的英雄。我的兒子傑森早就死在海裏了。』

我就是你的親兒傑森，就是你託給皮里翁山上的人馬的傑森呵！我已把金羊毛帶回家來，而且還帶來一位太陽族的公主做我的妻。所以皮里亞斯，我的叔父哪，請現在把王國交給我，像我實踐我的約言一樣，實踐了你的約言吧。」

他的父親聽見，叫道：『現在我死掉也不孤寂了。要允許我，在我死以前，決不再離開我了呵！』

〔第五章完〕

英

雄

一百四十六

## 第六章：英雄們結果如何呢？

——故事要結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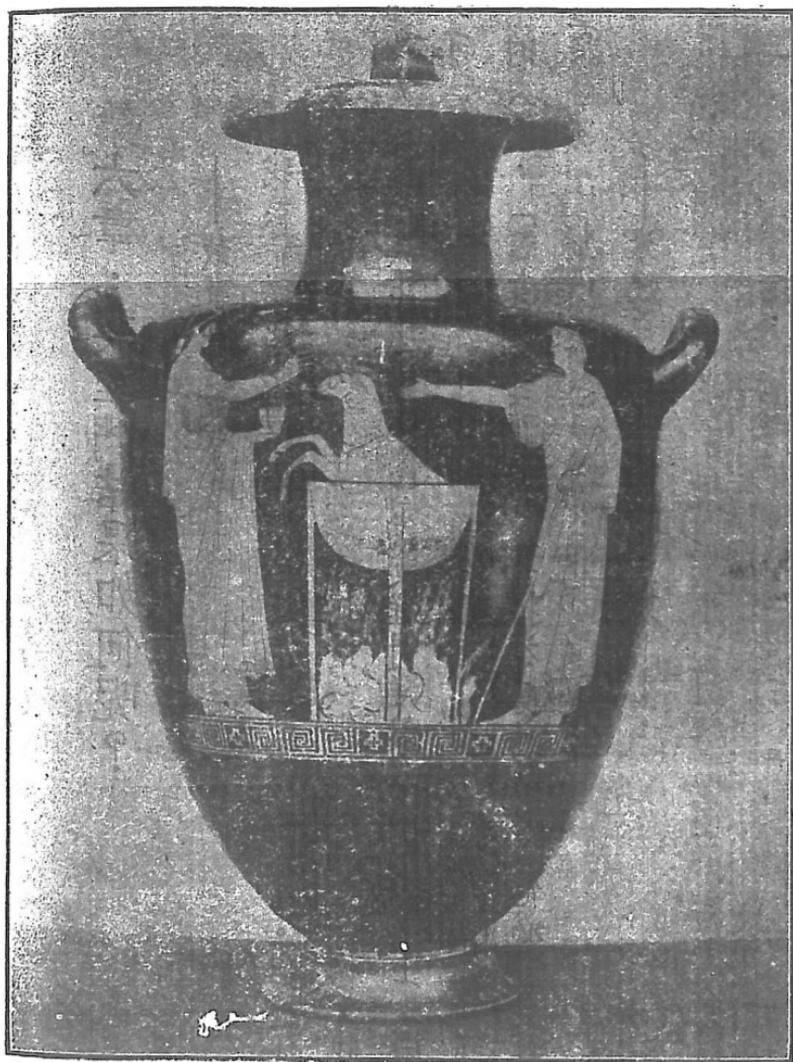
現在我很希望我能夠快快活活地把這故事結束了。但終於辦不到，這可不是我的過錯呵。古歌裏面把這故事結束得很悲慘，我以為那些詩人的確是公正聰明的。因為英雄們雖然在瑪麗亞島上洗淨了罪惡，可是幾件祭品究竟不能夠使惡心變善了呵，况且傑森竟娶了一位無德的女子，〔譯者按：無德的女子指米底亞〕最後他必定要負起他的重擔咯。

——米底亞害死了皮里亞斯——

最初她用了一條陰險的計策慫恿那可憐的老皮里亞斯，而不讓他平靜地逝去。

英 雄

二百四十七



藥的秘神同羊死把，掉發牠將，來羊牡隻一了弄便亞底米  
竟羊牡那，語咒些了念聲小邊這在她，裡釜大隻一在放草  
。了羊小隻一成變，來出跳裏釜從

原來她告訴皮里亞斯的女兒道：「我有返老還童之術。我一定要叫妳看看這件事情做起來是如何的容易呵！」她便弄了一隻牡羊來，將牠殺掉，把死羊同神秘的藥草放在一隻大釜裡，她在這邊小聲念了些咒語，那牡羊竟從釜裏跳出來，變成一隻小羊了。所以「米底亞大釜」直到現在，還是一句諺語，意思是指着戰爭或是激變的時代；卽當世界漸趨老弱衰朽的時期，經了一種激烈的創革，而復變成一個生氣勃勃的新興國家的意思。

於是她便向皮里亞斯的女兒們說道：「妳們學着我施於這隻羊的法術，施之於妳們的父親，那他也將恢復了青春和強健哩。」但是米底亞只告訴了咒詞的一半，她們自然不靈了。一邊米底亞還嘲譏她們；可憐的老皮里亞斯終於死去，而他的女兒亦都抑鬱終身。不過古歌上面說她曾給傑森的父亲愛森施了還童術，他竟復了年青和強健了。

——傑森忘恩而得了悲慘的結局——

但她這樣屢屢施行酷跡之後，傑森亦不能再愛她了。他忘掉了他的恩義，虐待起他來。她亦向他報讎。她所用的報讎方法——呵，其法可怕得在這地方，我不願意說出來哩。但你們長大後，自己能夠去聽到的；因此事被詠譜在高尙的詩歌和音樂裏。不論這件事情本身的真不真，總之她永遠給我們一種警告：不要請助於惡人，或爲善的目的而去用邪惡的手段。須知我們如果利用一條毒蛇，縱使爲了抗拒仇敵，而她必將回轉身來咬噬我們呵。

——其餘的英雄遺留下的故事——

然而關於别的英雄們，還有許多遺留故事：——例如米里加在卡來  
|| 敦獵殺野豬的故事。赫瑞克斯的有名的十二條大事業，七勇士在西比  
|| 斯打仗的故事。宙斯大神的雙生子克斯特和坡來丟賽斯弟兄的高尙的

親愛——怎樣誓同生死，因而互傳不朽的故事，宙斯大神把他倆變成兩顆雙子星，永不使牠們同時昇起來的故事。——因為篇幅關係，不在這裏詳述了。所以你們必須去自己找着閱讀。

——人馬死後變了大星——

至於那位人馬齊爾昂後來怎樣了呢？說來亦是樁悽悲的故事。英雄們從未再見過他。當赫瑞克斯揭開一個不祥的酒瓶（這瓶子齊爾昂曾囑咐過他動不得的。）的時候，齊爾昂便在叢山裏面的佛老地方被一枝毒箭射傷了。人馬族人聞到了那酒的氣味，都群聚到那裡，因此和赫瑞克斯衝突起來。但除了齊爾昂外，所有的人馬族人統統被赫瑞克斯用毒箭射死。於是齊爾昂拾起一枝箭來，又誤投在自己的足上，那箭毒像火一樣沿着他的血管流播起來，他倒在地上，只企待着死了。口中叫道：『我因酒而死；我族亦因此而滅亡。在這樣的苦惱裏面

我還老活着幹什麼呢？有誰能受取我的不朽的精神，那麼我死也瞑目了呵？！』

帕肉米歇斯，卽赫瑞克斯曾在高加索山上救釋過的良善的泰坦神後裔，回答道：『我必將繼續你的不朽的精神，我將永存於人間，去救助那些可憐的世人。』於是齊爾昂便把他的不朽的精神賜給了帕肉歇斯，他自己却死去，超脫苦惱而安息了。赫瑞克斯和帕肉米歇斯哭倒在他身上，并把他移葬到皮里昂山上。但是宙斯神却擢舉他爲一個星座，碩大溫和，永遠臨照在極南的天空下面。

所有的英雄們，除了一個銀鈴似的聲音的老人尼斯脫畢竟全死了以外。他們還遺下好些勇敢的後裔；不過這些後裔沒有像他們祖先那樣偉大。然而他們曾在特洛的十年圍戰裏打仗，他們的英名也都流傳到現在。他們的故事便記載在荷馬的兩首世間最高貴的長敘事詩裏——

英

雄

一百五十三



皮樂妮平子妻的斯納森魯愛

——「依利亞特」告訴我們特洛的圍戰，亞克里斯和諸王的爭鬪；「奧德賽」告訴我們奧德修斯遊歷各地到數年之久，而愛魯森納斯最後如何送他回鄉，平安地到了他所愛的意薩加島那裏，他忠實的妻平妮樂皮那裏，他的兒子苔里麥加斯那裏，高尚牧猪人優弗爾勃斯那裏，最後到了舐他而死的老狗那裏。孩子們哪，我們在寒冬的晚間傍火的時候，將讀到那種優美的故事呢。現在我先把這個故事結束一下，另外開始講一個愉快的故事，關於變成了一位有德的君王而受人民愛戴的英雄吧。

〔第六章完〕

——本書完

## 讀後：

好友王君再三地來叫我寫點東西，恐怕辜負了他的好意才寫了下面的話。

譯者想把這本小書貢獻給少年讀者，是頗有意義的事。這本瑰奇的希臘神話故事裏面：

傑森爲了恢復他父親的王國，爲了報仇雪恨和履行皮里亞斯狡猾的騙言，伴了許多英雄，經無數艱險的跋涉，用雪的侵襲，並且死了許多英雄伴侶，終於把金羊毛取來。我們要「不歡迎外國人，更不歡迎海賊，自己治理自己的事務」，那麼人人須立志做英雄，像傑森等坐着阿戈船似的把光榮的金羊毛奪回來。我們的國家正這樣地期望着

英 雄

一百五十六

我們呢！

這本書裏充滿了慈愛勇敢冒險進取愛藝術愛祖國愛人類的氣息，  
真是一本少年們有聲有色的優美的課外讀物！

一九三二年八月六日：王正己寫於白廟佛殿

# 人 文 書 店 出 版 書 籍

- 國音分韻常用字表……………黎錦熙著(印刷中)  
 新文學運動……………周作人著(印刷中)  
 中國文選……………鄭振鐸編(印刷中)  
 初日樓詩駐夢詞合刊……………嚴既澄著(即出)  
 現代中國政治教育……………楊漢輝著(已出)  
 現代文藝思潮……………孫席珍著(印刷中)  
 人性醫學……………張我軍譯(已出)  
 近代散文鈔……………沈啟元編(印刷中)  
 日本語法……………張我軍譯(已出)  
 教育科學之源泉……………傅繼良譯(已出)  
 張岱年譯(已出)  
 俄國近代文學……………張我軍譯(印刷中)  
 黃昏……………丁文著(即出)  
 被幽囚的普羅密修士……………楊晦譯(已出)  
 英雄……………王永棠譯(已出)  
 英漢雙注嘉橋市長……………趙德先譯(已出)  
 劉泗合注(已出)  
 近代中國女作家……………草野著(印刷中)  
 委曲求全(三幕劇)……………李健吾譯(已出)  
 諾貝爾文學獎金與歷屆獲得者……………施閱誥著(已出)  
 小學教育新論……………尤炳圻著(印刷中)  
 蘋果樹……………劉泗譯(印刷中)  
 兒童世界史綱……………高元白譯(印刷中)

本店已於八月十日開幕，除印行科學文學各部門最有價值之著譯外，并代售國內各書店出版書籍刊物。本店歡迎讀者參觀批評。

北平人文書店

英 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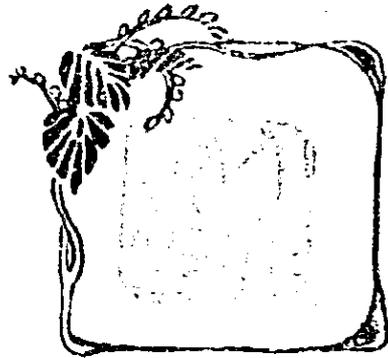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出版

一五〇〇冊

每冊實價大洋四角

(外埠酌加寄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 著 者 英 國 金 斯 萊  
譯 者 王 永 棠

發 行 者 人 文 書 店  
(北平宣內大街中間路東)

分 發 行 所 天 津 法 界 二 十 四 號 路 佩 文 齋  
北 平 東 安 市 場 佩 文 齋  
青 雲 閣

代 銷 處 上 海 英 界 五 馬 路 佩 文 齋  
各 省 各 大 書 局

